



同春集
三

疏劄

卷十六

~ 16
2401
3



和
2401
16-3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樂樓齋

疏劄

陳情疏 乙巳四月

伏以臣於本月初九日祇承新除 召旨粵翌日得
見道臣行會聞有溫泉 行幸之舉臣竊惟此舉必
出於千萬不獲已者驚憂煎慮曷有其極臣雖積病
危困而一息尚存其迎謁起居之禮分義情理皆有
所不敢少緩者茲用倣裝戒道十三之夕纔行莽蒼
之地則寒疾忽發喉音專閉泄瀉咳喘諸般危惡之
證種種層生滯卧中道調治累日而病日益甚有時

神氣漸然若將垂絕者蓋臣此病發於臟腑積傷之餘似非一朝夕可瘳之證不得不與歸於家以爲醫治求活之計噫一望清光其亦有數莫非臣窮命使然尚復何言念臣所帶職名爲任甚重其在行朝尤不可暫曠臣於病中益復耿耿懇乞聖慈諒臣情勢亟命禡改公私幸甚抑臣聞之禮曰疾者齋養疾者齋今日諸臣職在保護之任者想皆竭其精忱以盡其方殿下亦宜齋心清慮日夕戒慎以膺百神之扶相以承上天之眷愛仍復急軫饑民之填壑者以施遊豫之休助收召望士之在近者以壯

行朝之元氣臣僭猥及此罪合萬殞

申乞解職且辭 別賜糗饌之命疏五月

伏以臣晚赴行朝卽蒙賜對仰瞻天顏恭承玉音危衷感激涕淚自零臣之所欲陳達於天聰者居常豈有窮哉而昨進榻前神思昏茫掛一而漏百語言無倫多戇而少婉通宵自思悚慄徒深唯望殿下矜其愚而恕其僭或採其一得則豈勝幸甚且臣慣聞鄉邦物情常以舒川僧事積有憤惋不平之意臣於昨者率爾陳白仍及向來院啓之不免差謬曾未料諫長之臣有所不安至於引避而起鬧也臣

臣有等生集
誠愧悔益無所容臣輿病此來神氣漸然僵伏旅次不能進參於問安之班且不得與同僚相會以供職事虛帶重任日夕惶惕懇乞 聖慈亟褫臣職俾臣得以安意留在且臣只以一二僮僕自隨而家又密邇糧饌諸資不患罄乏况有例頒散料自可支遣而伏聞有 別賜糧饌之教道臣輸惠諸種臣誠惶感置身無地目今餓殍溢目憂虞百端一行朝凡百務從簡約緣臣而有此侈過之舉則臣罪豈不尤大伏望 聖慈曲賜恕諒收回糧饌 別賜之命以安微分公私俱幸

中路告歸疏

伏以天祐我東靈泉奏效 聖體蘇安 重瞳增彩窮山夏畦父老童稚舉皆有歡欣鼓舞之心况臣偏蒙 恩遇迴出尋常尤當作如何情耶隨扈入朝更參起居之列雖靡 聖教分義情理皆有所不敢已者矧惟 玉音丁寧不翅懇懇臣雖昏頑亦有秉彝豈無感激祇承之心耶顧臣孱疾已甚行到成歡驛村氣茶神漸更無自力之勢既不得隨行於扈班又不得祇送於境上瞻望羽旄祇自泣涕而已懇乞 聖慈哀臣疾病難強諒臣情勢悶感將臣本職及無

同春堂集卷之四
帶祭酒之任亟賜褫改以幸公私仍念 殿下大病
新蘇不識意思如何此正 聖明德學治化作新轉
移之一大機會也微臣榻前前後進戒之言願 殿
下勿以人廢之留神省錄焉國家幸甚臣民幸甚臣
顛伏路次懷不能盡無任慙恩知罪蹈踏震灼之至

到城外辭大司憲疏

伏以臣之衰病正是飾巾待盡之日非復一脚出戶
之時而 隆恩異渥夏越千古臣非木石豈無感激
之衷茲敢自力扶舁寸寸前進昨暮始到城外逋慢
之誅自知難逭伏聞 玉候還宮以來一向康豫臣

民慶幸豈有大於是者唯願益加少愈之戒以期永
長之効不勝幸甚仍念法府長官爲任甚重誠不宜
一日蹙曠而以臣之故瘵任已久臣常悚慄若無所
容今雖力疾造朝而似此筋力豈堪周旋於臺閣之
列懇乞 聖慈諒臣情勢將臣本職亟賜褫改俾臣
得以龍驤散秩入謝 恩命時從特進之班瞻望
清光或備顧問不但臣之志願於是滿足其在 聖
朝量材任官之道亦得其宜矣

論輔養 元子劄 六月

伏以臣涓埃無補徒竊 寵榮心常媿懼若隕淵谷

同治庚午年集
偶閱先正臣趙光祖 經筵陳說及李彥迪八條進
規其中數款正與今日事相符而其所論說忠誠懇
惻憂慮深遠都俞之盛受施之美至今想像感涕自
零而亦可爲萬世法程無疑也仍念我 祖宗朝規
模宏大條制詳密誠無愧於三代聖王之法而卽今
所以輔養之具不翅鹵莽而滅裂非唯有愧於三代
我 祖宗良法美意亦不能遵承焉臣於是不勝慨
然而歎怒焉而憂茲敢不揆僭猥瞻進兩賢臣所陳
啓者以備 睿覽臣願 聖明詢問大臣參酌而用
其中不勝幸甚重念 殿下累歲違豫停筵已久羣

情鬱塞氣象昏閉今幸神祇協佑 聖體蘇安正宜
奮勵振作如不及如恐失日有新業時有新功以承
皇天眷佑之休以慰臣民顙望之意倘或遲延等待
寬緩縱弛只循 違豫時塗輒則中外之缺望於是
尤至而人心之向背實係於斯臣實懼焉卽今天時
正熱溽濕方苦 玉候調攝之餘雖不能 頻御法
筵或致勞傷而時於氣爽之朝暑退之夕召對儒臣
講論經史日以爲常毋或少懈則不惟於進德修業
之功大有裨益其於開釋湮鬱節宣氣體之道所補
亦不細矣惟 殿下旣以兩賢臣之說 祖宗之所

已行者教養我元子又以是自警省焉 宗社幸甚
臣民幸甚

先正臣趙光祖 經筵陳說

副提學趙光祖啓曰 元子開春則五歲也以常
兒例之則僅解言語之時而氣質卓異無乃將為
大聖之資乎大臣雖或進見恐其徒為禮敬而不
盡教誨之實也承旨金正國曰 世宗令弘文館
學士往侍 世子此甚良法美意也今者 國本
稍長而臣子識面者少豈不可憂乎○光祖又曰
教養 元子其事至重須擇宰相中賢德者使之

親近薰炙以成德性可也自 上亦須親教善事
至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吉凶安危之消長義利善
惡之幾微反覆常說則雖不能盡解聞見習熟自
然與智俱長隱然之中所益甚大且於 經筵使
在座側與聞朝廷是非生民休戚使自少親接朝
臣可也○光祖又曰 元子年歲稍長知識異常
近來未聞講學之何如憂慮實深輔養官或赴
京或有病似不源源進見今 國家之大可慮者
正在於此不於今日預為後日繼承之基則累世
積久之業喪敗不難矣雖待正位東宮乃設僚屬

但擇賢宰相加定輔養官而或令承旨或史官或
弘文館年少之官時時進見觀其遊戲而教導之
可也程子請以士大夫之幼子侍太子當使早歲
有親賢士大夫之心也但不可急迫而已 上曰
元子學問豈嘗須吏廢哉其性素不喜雜戲但喜
讀書此可喜也所讀之書小學也前日大臣撮其
易解處教之今則自首至尾無遺讀之矣輔養大
臣則已定矣若時使承旨等往見則果漸有親近
之心矣光祖曰古人欲使正人與太子處者欲長
太子親愛賢士之心也三代以下不能輔養太子

故亂亡相繼善治無見焉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古人尚有胎教况已有知覺之時乎夫異質不可
恃也才氣過人者爲善固易矣爲惡亦不難不可
不慮也○光祖又曰今聞 元子聲音甚仁厚臣
不勝喜悅之至古人云太子須以仁厚爲主豈不
可喜乎今之教養不可過於急迫當從容訓誨使
之浸漸成就可也時或可使遊於後庭以養其氣
也

先正臣李彥迪進修八規

昔者太任娠文王有胎教之法故文王生而明聖

古之聖人教子之法始於在胎之時而况既生而孩提有識乎臣竊思元子今雖在於襁褓生稟異質岐嶷夙成必有異於凡人者教養輔翼之道不可不豫爲之備臣謹稽禮經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

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翊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臣謂三代聖王之制皆可復於後世况此輔翼太子之法尤有關於宗社生靈之休戚 聖明在上舉而行之有何難焉秦漢以來教養國儲甚爲苟簡論之非道教之無法而致禍敗者多矣不可不戒昔文王使太公傅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不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可以非禮而養太子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是非禮之味不可以養太子則不正之人不正之色不正之聲亦不可接於耳目矣故曰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此乃蒙以養正之道也臣

不揆愚陋乃敢取先王之法可以施於今日者爲朝廷獻焉伏惟 聖明留意更取全篇參考而施行凡保養教諭之方一如三代之法不待侍講院之設早立師傅保以領其調護之職又立賓客更相入侍以盡其教養之職見之南郊蓋古天子之禮今雖不可舉行過闕則下過廟則趨之禮乃所以示臣子之道也今亦可以行之至於保母及凡侍奉之人並選溫良恭敬寬裕慈惠有德行之人以備之如有陰邪不正之人則斥去不近器用服玩皆須質朴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

國朝實錄卷之四
於耳則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聖質已具於孩提時
矣及其少長嘉言格論日陳於前有以養成純粹
之質開發聰明之性則習與智長以一知百無異
於文王之聖而宗社臣民之福實源於此矣臣
不勝惓惓臣竊惟方今爲宗社生靈萬世之計
惟在於輔導聖學而尤莫大於教養儲宮不
可以聖德已成而無規戒之益不可以方在襁
褁而忽其輔翼之道也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
未嘗忘規戒召公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
貽哲命蓋言子之初生教養之得其道則哲失其

道則愚凡人皆不可不謹而況儲貳之重乎

辭輔養官疏

伏以臣頃上小劄兼陳先儒臣所論輔養元子事雖
出愚悃自知僭狻伏蒙聖慈詢于大臣舉而行之
甚盛事也第其輔養之任歸于臣身則非臣之所敢
當亦非臣之所敢安也噫此何等重任也設令臣可
堪承當自倡而自當之實非事宜况此空空齷醜最
居人下隨例趨班已招嗤點而敢廁於妙選賢德之
列以駭中外之瞻聆耶記昔中廟朝趙光祖嘗爲
是任辭之曰夫蒙以養正作聖之功當擇老成厚德

之人以責其任豈臣之所敢當乎若不加輔養之名而常使往來從遊則臣亦有欲侍之情豈敢辭乎夫光祖之賢德當世豈有其比而其言猶如此則其任豈不重而其人詎可不擇乎哉以臣之耳目所睹記其在 仁祖初年臣之師故文元公金長生文肅公鄭經世等爲是任人才雖曰與世俱下而今乃以臣充之則吁亦異且恠矣臣願依趙光祖之請勿加輔養之名時使臣入侍於元子得以瞻望密邇公義私情實皆兩得臣何敢固辭惟 聖明曲賜諒施焉

乞蒙恩暇疏

伏以臣聞君臣猶父子也父子之間何情不陳今臣有痛迫情勢抱此痛迫不以陳聞則是臣自外於父母之前而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請冒死陳之臣家世零丁臣父及臣身臣子三代連爲獨子而臣於垂死之年又喪其獨子此實臣積殃在身見怒於神天禍孽猥至而莫之逭也尚復何言臣之此喪在禮爲斬衰三年之服乃五服之最重者今其死日隔在半月之間當有服練變除之節天理人情何可不爲之往行其禮臣願受暇往來自盡於情鍾之地免爲人世不慈之父是臣區區之至懇也禮曰君子不奪人之

喪亦不可奪喪也使臣貪榮畏義抱此至痛而不以
上聞則是自奪其喪也上聞之而不準則是 聖明
奪人之喪也臣知 聖明於此必爲之惻然有動於
天衷而不忍奪其至情也臣千里旅寓百端在中
每憶去歲今時父子相扶焦心煎腸思欲百方救活
而終不能得者時或宛然於魂夢之間而淚沾於枕
席之上臣非太上忘情之徒人事到此更何以爲心
古人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者殆臣之謂也且臣
喪禍以來兩眼全昏幾不辨白黑曾在 行朝諸醫
勸令浴溫謂或見効而其時事勢急迫未遑於私計

公山之境距臣家不遠之地亦有溫泉人多就浴臣
兼願試身於此萬一賴天之靈倘得昏翳少祛則異
時更侍 經幄對書迷昧或不至如今日之甚也記
臣於戊戌之春有父母墳加土之請王堂諸官以臣
猥侍 講筵請勿許暇爭之甚力 先大王聖教有
曰今番許暇所以開日後更來之路也竟不從羣議
而許臣之願 先大王推誠待下曲盡人情有如是
者臣於其秋遂不埃更召而自載還朝至今思之每
不覺感涕沾襟也臣願 聖明憐微臣痛苦之情法
先王體下之道特許恩暇令臣得以趁期往返不

但臣幽明父子之間感泣無窮抑聖人通志成務之義實在於此矣

論 君德劄八月

伏以臣區區所懷不敢不陳其僭慢之嫌愚妄之誅有不暇顧也凡章奏公案滯久不下誠爲今日 聖明之大病痛時政之大疵類中外臣民之鬱塞憂悶實在於此近來若吏曹參議李惟泰掌令閔汝老副提學趙復陽獻納尹抃等疏入或十數日或五六日之久而漠然無批使職闕務曠已非事宜此外切急公事稽滯者又何限臣不敢知厥故何其不惟是也

尊老大臣體面自別固非尋常庶僚之比而竊聞樂房問安數字之批或至午間而始下都提調以下皆坐待而不敢退云其於九經敬大臣之道何如耶豈不尤有所未安者乎臣竊觀前史時君世主或沉湎於酒色不暇念及於國事者有之或深居大內怠惰弛慢不坐於視事之所公事不得出納者亦有之噫前所稱者 聖明必無之矣後所稱者無乃萬分之一或近之耶光海之時徐當發落四箇字畢竟爲亡國之一大伴而論者每引而比之於今日臣竊痛之臣竊悶之臣固知 殿下眼患纔愈而餘憂尚存若以

過費精力或致傷損爲慮則何不頻召承旨使讀諸公事而裁處之或令中官讀之而聽決耶此皆無不可者臣恐 殿下多少病痛無他只是頽遲不振者爲之主也設令諸臣之疏有不繫於 聖心者亦自有處置之道何用滯留爲哉臣聞諸長老 仁祖大王屢經大病沉綿積歲而雖當疾沍之時凡干公事未嘗少滯一時臣僚無不聳歎 孝考之世凡有章奏無不立下有時纔入旋答似若如相待者至今傳爲美譚此豈非 殿下所當取倣者耶嗚呼 殿下試看今日果如何耶天灾地變物恠人妖疊出層生

而其間如慶州一家三綱之變實是前古之所未有者且臣聞之 宣祖朝辛卯歲七月旬間有大風之變而翌年有壬辰之亂 仁祖朝乙亥歲又有風變月日同於辛卯而翌年有丙子之亂今年風變又恰在於其時臣不知何等禍機伏在冥冥之中耶噫 殿下之自溫泉歸也中外人情之所蘄望者如何人情所在天意可見而卽今 殿下之頽惰遲緩如舊羣工之泄沓悠泛如舊民愁兵怨盜賊鴟張又日甚一日率是以往又將稅駕於何地思之至此不覺痛哭而流涕也國家自經丙子之變旣亡而存綿綿苟

延國體朝章未成貌樣脫有變故又出於意慮之外則臣不知以何民心以何國勢以何人才可能備禦而拯救之耶 君臣上下終不免泣涕連如淪胥以亡矣嗚呼其危矣臣願 殿下如寄足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漏船之上毋狃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忽遠大之慮頻召大臣及三司諸官講究綢繆之道咨詢修省之方以爲上答天譴下慰民情之地焉如其大根本則只在於 殿下之一心矣臣塊處旅寓百端在中亟欲請對入侍劇論多少而又念 講筵尚停或者 聖體有愆天和越趨未敢先

以文字姑陳其一二惟 聖明留神而惕念焉國家幸甚臣民幸甚

論 太廟樂章劄

伏以臣竊聞 太廟樂章顛錯甚多大有所未安者臣始焉疑訝終焉恠駭誠不知其所以致此之由也取考五禮儀樂學軌範等書及國朝諸名臣狀誌所載則 太廟以保太平九章十一聲通用於各室初獻之時以定大業九章十一聲通用於亞終獻其贊頌 先德之章止於 世宗大王時事而以下則闕焉 文昭殿未罷時其所用樂章則各室各製之夫

同春堂集
太廟諸室以九章通用而文昭殿則各製用之其義意所在誠未能曉也宣祖朝黃廷或為禮判請於太廟一室各撰一章俾安神道仁祖朝吳允謙於筵中亦有此請廷或允謙皆名臣其所云云必有所見而允謙之啓諸大臣雜議皆不採用但為宣廟別製樂章以用之孝宗朝權堦為掌樂正上疏請釐正廟樂且請依宣廟例別製樂章於仁祖之廟諸大臣皆以為不可而止夫既為宣廟別製樂章則其上焉若世祖成宗中宗三世室下焉若仁祖孝宗兩廟獨不可別製者亦臣所未

曉也且太廟所用之樂雖名以一樂通用而實則各室各奏一章故不但事功各異不相合着九章所奏止於九室而太廟今為十室則孝廟第十室無所可用之樂故不獲已以引出曲繹成章用之引出時則又疊用其章亞終獻亦以引出曲永觀章用之永寧殿所奏亦與此同云噫此何等地而其所用禮樂顛倒錯戾一至此耶誠可駭矣且其所製樂章長短不齊其甚短者則一室之禮未訖而樂章先畢故伶人輩或再奏其章且宣祖廟今為第七室其樂章既有舊所用者又有新所製者於太祖室

亦只用一樂章而宣祖室則用兩樂章凡此皆甚未安也且初亞獻所用樂節文武不同音調各異而宣祖室追製者則通三獻皆用之此亦非義例也且樂院所藏諸樂章註說顛倒錯亂不成倫序亦宜在所釐定淨寫入刊永為後觀也臣願殿下下臣此劄令諸公卿雜議從長變通以新一代之禮樂無貽譏於後世不勝幸甚

辭月廩厩馬珍劑之賜仍陳規戒劄九月

伏以臣伏承聖批委曲懇至不許臣辭至有一先朝禮賢等教臣誠惶愧震惕尤不知置身之地噫臣

非其人也殿下於是乎未免失言之歸矣惟我先大王好賢禮士超越千古每思軾蛙之風亦用隗始之義蓋出於俱收並施之道矣然此特一時之別典何可仍為今日之常式乎臣猥被累朝之恩遇蔑有絲毫之報効人非鬼責自知難追而一日二日黽勉遲留隆恩異渥愈去愈至太醫來診珍劑繼下此實前史所罕聞者撫躬揆分若之何堪承辭受之義惟心所安福過之灾古人所懼懇乞聖慈俯諒微衷如給廩賜馬賜藥等前後誤恩一併收回俾臣得於未歸之前安意淹留不勝幸甚抑臣於此

有所耿耿者存 講筵之停今幾月日仰惟 聖德
天成無所資於薰陶之益深宮蠖獲之地對越戒慎
之功誠非外臣所敢窺測而凡人之情對人則莊獨
居則肆與勝已者處則敬心生與不若已者處則驕
心生 殿下之唯對婦寺不接臣隣爲日已久亦安
能保無怠惰廢弛宴安尤悔之作乎臣每見開講之
日百僚欣聳以至吏胥下輩舉皆奔走喜悅停筵之
時不但羣工解體吏胥之類亦皆有憂鬱之色似若
天地閉塞之象此豈勸之使喜誘之使憂蓋其秉彝
所同莫之然而然耳臣竊念近日停筵實由於 王

體之未寧而然其未寧不至於大段則亦豈無少安
之時可以引接儒臣之暇乎且臣曾於榻前親承
聖教眼患尚妨見火長夜不得看書每用鬱悶云臣
自聞此教憂慨轉切意緒不佳也噫疾病之來固無
奈何而亦恐 殿下所以調養之者未盡其道臣深
憂過慮靡所不至頃嘗猥陳 先朝養心閣之說自
有其意伏想 聖明亦必默會於言外矣臣願 殿
下遵 先朝已行之例念聖人慎疾之道常居小閣
清心靜攝頻令諸承旨持公事入侍且召講官進讀
經史 殿下隱几而聽之夜則設障房中置火於外

同春堂集
令無照於內而召八承旨講官與之論說古今商確
治道清涼之時岑寂之夜其趣味尤深進修調養之
道兩得其宜臣前日所誦朱子之銘呻吟北窓氣鬱
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者誠有至理其視春塘閱
武或有添傷之慮者利害難易不翅懸甚不識 殿
下何故欲為彼而不為此耶此而不為無他恐一怠
字為之祟也朱子之言曰只是此病無藥可醫所謂
此病者即怠之謂也臣言如妄則雖伏重誅在 聖
德為幸矣不然則豈非可懼之甚耶即今乾文示警
日復一日凶歟又甚民將流殍憂虞溢目不知稅駕

之所而大本之地不立如許餘外零碎有不暇論惟
聖明警惕而察納焉臣伏觀 殿下字量深厚諸
臣進言雖或有甚觸忤者亦皆容受而視之如無臣
固常敬仰而歎服矣然惟其如是故當警惕處亦不
能警惕因循而無所振奮長處反成病痛孔子所謂
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者不幸而近之矣
更望 殿下益加留神焉臣狂妄僭猥罪合萬死

乞歸疏

伏以臣衰病日就情勢悶感乞骸之懇誠出於萬不
獲已而伏蒙 聖慈特軫眷念賜對面諭前後非一

臣感激 恩遇思効涓埃抑情忍病黽勉遲留而卽
今寒事漸重百疾層生除非歸伏鄉山靜調三冬則
保延殘喘實所難期臣願趁未甚寒受暇下去以爲
他日之圖公私俱幸仍念臣蒙被 累朝恩禮實是
千古所罕其欲砥礪名行報答 殊渥此心耿耿可
質神鬼而唯其庸孱昏陋到老益甚精神既耗又蔑
力量上之不能啓沃謨猷有所裨補下之不能見孚
流輩坐鎮浮俗中外譏謗四面而至臣固自取尚何
怨尤然臣狷狹之性所以自愛其身者亦不遽下於
人非實爲私恐負 聖明知獎之恩也人亦有言保

初節易保晚節難到此地頭唯有一退字可以少謝
羣譏且保晚節外此復有何望古之明王召致草野
之臣其人不可用則黜而退之其志不可屈則禮而
還之其在我 宣廟朝有若李滉成渾等其一時德
望如何而猶諒其不可留皆許其歸况此滓穢庸陋
無所輕重反貽清朝薦紳之羞者哉臣之前日請行
子練請浴溫泉俱甚懇迫而屢承 恩諭將行復停
今則事關廩餼決不可苟留懇乞 聖明曲諒臣衷
卽許臣歸毋更挽臣千萬幸甚臣每承情意相孚之
教未嘗不感歎於中於是焉而未蒙矜恕則又何可

謂之相孚耶臣及見先輩長老其遇不得已處不免倉卒留疏不辭而去古人所謂君臣之間豈願如此者其不謂此等事耶更乞 聖慈令臣得以從容辭陛如昔歲之爲者毋令臣或作不得已之舉益增其罪戾也臣情迫辭感語無倫次惟 聖明財之

出城時留疏 十月

伏以臣之情勢畢陳於前後疏章及榻前登對之時今無可更煩者 聖諭愈懇臣情愈感誠不知轉身之路前疏所稱先輩不得已之舉實非臣所願而亦有不得不爾者欲竢元子復爲開講告辭而退此心

耿耿遲留多日而此又未能得焉亦臣窮命致然復何言哉日間冬雷之變誠極驚慘天之所以仁愛警告之者一至於此臣願 聖心戒懼純一無間常如初遇災之時則大本已立無所往而不合於天矣臣臨發裁疏罪合萬死

到果川乞鑄削職名疏

伏以臣之情勢萬分切迫作此萬不獲已之舉其孤恩負國之罪萬死難贖乃蒙 聖慈委遣近侍遠宣德音臣北望惶感但有涕淚臣既遠出不敢還入雖欲仰承 聖教以贖通慢其路無由身向前途心懸

北闕意緒錯莫誠無以爲懷伏乞 聖慈憐臣之情
治臣之罪本職及無帶並命鐫削以爲人臣違傲者
之戒不勝幸甚

應求言 別諭仍乞解職疏十一月

伏以臣於本月初三日祇受左承旨成貼諭旨令臣
條陳應天安民之策實封以聞者又於初八日祇受
同副承旨成貼諭旨以臣爲司憲府大司憲令臣乘
駟上來者又於十二日道臣傳諭 聖批不許臣辭
免職名令臣開懷盡言者臣旬月之間三承 聖諭
無論私情感激置身無所仰見前後 聖教丁寧懇

惻所以畏天憂民大警動大震惕將伯助予不敢自
暇之意藹然溢於辭表噫是心殆庶幾乎唯持久勿
懈爲貴爾臣學識荒陋疾病沉劇神思昏茫誠不知
行何道可以應天設何策可以救民亦以半歲留邸
昵侍經帷凡係 君德及時務苟有所懷罄竭無餘
及至今日更無新談異說可以仰備清問之萬一但
取前日所已陳者而申複之惟 殿下留神省察焉
臣之事我 殿下亦旣多年雖其幽獨得肆之地不
得以窺測然而執表而占裏由顯而揣微亦有可得
以言者 殿下聰明睿智非不出天學問非不高明

德性非不仁厚惟其少振勵奮發之意頽惰遲緩日復一日開筵甚稀引接又罕以致百僚解體庶務弛廢尤可惜者溫泉效靈之後中外之鼓舞斬望又非前日之比而因循委靡終未有以大副羣望臣固知殿下玉候頻愆事不從心為可痛慨而其間或不無能為而不為可勉強而不勉強者諸臣之所憾恨憂悶實在於此矣 聖志之不立如此 聖意之不強如此虛費時月坐失好會臣不知率是以往終將稅駕於何地人事如是視聽自我之天安得不赫然示警以為仁愛玉成之地耶且臣曾在京裏竊聞之

道路自 祖宗朝以來宮中嚴式美例至于今日率多陵夷廢壞無復舊貫內侍宮人逮知前事者無不竊歎而潛悲云其言之虛實固非外臣所敢詳知者而然以外司諸事觀之其言或恐非誣臣且聞 殿下留心於雜事細玩者為多工匠每留於大內諸役不輟於長時臣不敢知此言誠然乎哉噫人心不可二用用於此則失於彼專於東則滅於西 殿下之心既役於他務則其於進德修業緝熙敬止之功不幾於怠乎况我元子方在冲年表率之方專在於殿下 一語默一動靜尤不可不一出於正使有所觀

法而取則焉此實 殿下十分警惕而加勉處也昔
楚莊王酣酒縱樂不念國事一聞伍舉之諫絕飲斷
懸改行圖治遂成霸業此固千古之美譚然而一時
改過則易而維持於悠久之功爲難雜霸功業則易
而純一於帝王之學爲難亦惟在於 殿下立志之
如何也古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嚴肅宮禁整齊家法
爲先務在易家人之傳曰正倫理篤恩義夫所謂篤
恩義者豈非家人之本實而聖人必以正倫理先之
者誠以古往今來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能篤者雖
於搢紳士夫猶尚如此况在帝王家乎臣自在 先

朝屢以此言進逮 殿下當宁亦嘗以劄子面奏不
省 殿下其果識有也否向來溫 幸之後人言愈
多而亦無敢爲 殿下陳之者無他難言也惟 殿
下靜察焉幸甚且臣伏見領敦寧金佑明劄本令人
不覺毛骨凜竦莫知其所以也人言其所恚恨而在
於憲府之啓而憲府之啓實由於臣則臣何敢諉之
於人而晏然於心乎此事旣往不必更陳其曲折唯
其臺閣之官遇事輒論不避貴近之家自是 聖朝
之美事貴近之家所宜平心和氣爲法受過有則改
之無則加勉而已其自處如此則人孰有非之者哉

從古以來貴近之家惟以謙卑遜慎爲貴反是則不祥惜乎今之貴近不深講乎此義也且朝廷體面尊嚴貴臣雖有所恃何敢以自己忿戾之言屢溷於聖聽不但虧損國體亦恐貽累於 聖德此實 聖明所宜裁察處也臣曾留京邸殆過半歲而 殿下政令辭旨之間未見有大過失者臣常喜幸以爲聖德漸就純熟從此庶無大憂矣近日聞之道路如王堂劄批欠於和平已非愚臣平昔所望於 聖明者繼有掌令金益廉責辭過情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實不似 聖明平日仁厚愛人底氣象臣不敢知啟

故何其中外相傳益廉之得罪實自前疏所稱張佚一欵始噫其然豈其然乎如其然也 殿下亦甚勞且苦矣益廉之疏旣舉臣姓名臣似不敢容喙於其間然亦何敢避小嫌而不言使我 殿下不得聞其始末耶當初輔養官之設也物議多以爲無論才望如何 國朝故事未嘗有感畹之臣參爲是任者或責臣以不言譏臣以同仕臣之愚意議者之言誠有是也然三司諸官自有匡糾之責非同列僚負所宜言也泯默度日矣逮臣退歸之後則不必追舉臣名而益廉乃有云云蓋其賦性輕銳自以敢言爲期不

思險途慎驅之戒斯其爲取敗之道也然非益廉
殿下安得聞此等語乎亦須平氣而恕察處也且臣
曾於榻前面奏培養人才獎進恬退審察刑罪之意
大臣亦同辭力陳而殿後未見有 採用之實臣言
微賤有不足道而大臣所陳亦視以尋常而不之省
則無乃未安之甚耶臺閣之啓實循一時公共之論
而 上下相持閱月踰時則又烏在其從諫如流之
美耶此皆 聖明加省處也至如今日民生困苦之
狀國勢艱危之形有非筆札所可盡者而大臣三司
之劄繁已陳之惟 殿下就其中擇而用之必有所

裨益者第臣方居鄉曲目見流散之民相屬於道盜
賊羣起其勢未已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連年
失稔無食無衣死亡迫頭則安得不散而之四爲大
姦小猾乎此則理勢之必然如得其情可哀而不足
惡也民生已困邦本已搖如不大變通大更張如救
焚拯溺之爲則決無支撐無事之理嗚呼亦危矣今
日民生之困苦其端固非一二撮其最者而言之不
過曰身役徵布糶糶逋欠二件事而已臣請以慣聞
於鄉父老者爲 殿下陳之凡小民數口之家所耕
之田其能幾何終歲辛苦雖值豐年償債應賦甌石

同春堂先生集
已空每於春夏之間例有草食枵腹之患况當穡事
衰惡比常年不及其半則將何物以應租賦又將何
物而活妻子乎加以身役徵布名目多端其最多者
至出正木四五匹其少者亦不下三數匹所謂正木
者皆四十五六尺細綿布也如非精鑿十餘斗不得
買此布豐年則一匹之直殆至一石以一年之耕些
少之收辦出數三石之米有何所餘可以爲生乎其
中甚貧者盡賣田宅以納身布唐詩所謂醫得眼前
瘡剜却心頭肉者誠苦切之言也既賣田宅更無可
支之勢然後挈其妻子號泣流離親戚不敢挽隣里

不得留投入峽中稱以入作火田爲生不定厥居匿
其名姓甘以亂民自處其心自然不良風俗因以日
偷每當上納之時諸上司各衙門案簿徵布令嚴如
虎守令計無所出一遵隣族侵徵之謬例鞭扑狼藉
惟以督捧爲事真所謂刮毛龜背羶不得成而殼已
穿矣隣族又亡則侵及於隣之隣族之族甚至買其
田宅者亦被其害一境騷然氣象愁慘雖稍實之戶
既納其身之布又當一族之役其勢難堪而然猶得
以支過者惟有木花興產杼袖不空故也不幸近年
木花稀貴民生益無聊賴之地皆懷流散之心且聞

同春堂集卷五
丁歲抄年年搜括朝廷雖有兒弱勿充之令而爲守
令者亦安得爲無麵之不托乎不得已抄出見存應
役未及流散者之小兒以爲塞責之地四五父子一
人減役之法亦無所施臣近聞一村女負一兒挈一
兒號哭於一孤墳有若永訣之狀其聲慄裂有不忍
聞適有過客恠而問之女云吾夫病死已三年而不
得代定猶納白骨徵布上年七歲兒又入於歲抄背
上四歲兒今又被抄向來必欲保存於本土者只爲
死夫孤墳在此也今則決無可堪之勢將爲亡出故
來訣夫墳呼天慟哭云聞者莫不惻怛而矜憐之竊

想 殿下聞之必爲之盡然以傷矣窮閭僻村如此
者何限老弱轉乎溝壑壯者聚爲盜賊處處竊發不
但爲鼠狗之流則不待外寇之來而必有土崩之患
不翅灼然明甚及今不爲之所而一朝變作則 君
臣上下泣血連如亦無所及矣噫民之困苦一至於
此無惑乎天譴之洊至也臣聞諸司之貯蓄銀布正
爲急時之需而內帑之私儲亦不爲不多今歲木花
之大失既如許事幾之切急又如此 殿下何不先
出內帑之藏且發諸司之蓄許減窮民身役或全或
半以施大霈之仁惠耶如是則有如將枯之草得露

甘雨之澤已散者或可還集未散者亦可保存弭災
止盜之方目前救急之策無出於此如其變通更張
窮源探本之論則不在於是矣至於糶糴逋欠者臣
曾於溫陽行朝面陳於榻前請行曠蕩之典王
音丁寧許令變通而廟堂例加沮格守宰又復周遮
徒增冤氣之上徹未見實惠之下究良可痛也所謂
流亡絕戶指徵無處者姑置不論見存之戶亦值連
歲凶歉無以徵捧實非守宰慢忽之致而外而監司
內而該曹皆必以畢捧爲準催督不已不許勘薄故
各邑每以未捧爲已捧前後欺誣競相掩護其罪不

專在於守令也卽今各邑糶糴實多虛錄而所謂耗
之耗年年增長以致隣族之侵虐罔有紀極向歲因
筵臣陳達有減耗之教而左右拘掣無肯奉行聖
旨者近日常平廳三分耗減給之命乍聞似若惠政
而夷考其實則糶穀滿三千之邑始有三分耗載錄
常平之規以忠清一道言之只是若干大邑而已其
他未滿三千之邑則皆未蒙惠且以災結減耗之令
論之今年凶歉比上年有加無減而若干水沉海溢
處外該曹不許給災既不給災則各邑何所據而蕩
減其耗乎徒有虛聲未見實惠今日之事類多如此

同春堂集
欲望 殿下斷自宸衷特降指揮諸道糶糴之虛錄者前後守宰勿復追究許令自告使監司從實查出先將累歲虛張之耗盡數蕩滌其中最貧之戶雖不至於流絕而決難收捧者併令察酌蕩減則實惠及民愁怨少紓懷保惠鮮之急務無出於此矣今之議者皆謂國穀不可輕減然其徒擁虛簿何益於國乎凡事唯實之爲貴也十數年來搢紳之間有國邊民邊之說行焉蓋以惻怛愛民者爲民邊培克幹辦者爲國邊臣嘗以此爲亡國之言民卽國國卽民分而二之寧有是理古未嘗有此語惟 殿下不可不知

此也今春飢餓之狀實臣生平所未見者曾亦陳達於榻前而默想嗣歲艱食之患必倍於今春他處雖未知其如何而臣居隣近實皆如此切望 殿下詢問廟堂預講救活之策亦宜早遣御史使之按察民情至誠賑恤則庶不至如今春餓孳載道而朝家莫之聞知也噫今日可言之事筆不可盡臣略舉其槩惟 殿下觸類焉嗚呼靜念國事良可痛哭內而朝廷之上士夫之間論議意想百歧千逕悠悠泛泛無肯至誠擔荷以濟時艱者外而民愁兵怨盜賊四起必亡之形不待明者而知之而所恃惟 聖質仁明

决非亡國之君耳人有恒言人主一心萬化之源此
言至淺不翅陳腐而然其至理實不外此伏願 聖
明先立此心奮發有為革去舊病勉加新功勿歸之
於天數勿諉之於時勢毅然以鞏固邦本挽回世道
自期於臣前日所陳常居小閣式遵 先德之說亦
須留念清心靜養無少懈弛勿以細娛而忘遠大之
圖勿以虛文而廢真實之功勉勉循循日躋月新則
大本既立百務修舉民心自悅天意亦豫不但消灾
沴於今日亦將綿國祚於無窮矣 殿下於心經一
書聽講纔始不識臣退之後果無間斷之患乎誠能

實用力於此書日有孜孜則其於對越無貳之工思
過半矣應天安民之道豈外於是程子之言曰未讀
時是比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比等人便是不曾讀惟
殿下惕念於此 君德幸甚國事幸甚且臣所授
憲職纔上辭狀想已蒙褫矣其餘兼任諸銜亦豈可
仍帶於田野伏乞 併許鑄削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辭

召命疏

丙午四月

伏以臣積戾孤恩厚招人議席豪私室恭俟誅譴不
料 聖度包荒仁覆如天拯之不測之淵置之平地
之上始 御溫泉不遑他務首遣近侍 別諭宣召

溫綸懇惻可泣神鬼臣雖不佞亦有人心其欲趨赴
行朝起居 兩殿以伸臣子區區情禮固有不能
已者况此肉骨之恩曠世之數自有君臣以來所罕
聞者粉身磨頂少效涓埃之外豈敢復有他念第臣
所遭實非尋常讒謗之比竊詳嶺人語指蓋欲照臣
以二心之律至以告 宗廟頒八方為請信如其言
臣雖闔門受戮猶有餘罪更何顏面自立於穹壤之
間以與人齒乎孟子之言曰恥之於人大矣今夫被
人彈劾只係細故猶思自處之道以存廉隅之防况
茲所指斥而擬議者是何等罪名而乃敢揚眉吐氣

傲睨言者搪突於朝端出入於周衛自甘於無恥之
歸乎雖 聖明憐察不欲論以有司之法亦當鐫削
職名永刊朝籍使之杜門思愆省身補過生為祝聖
之民死作結草之鬼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澤也然
此只陳臣今日情勢而已若臣衰病已就無路自力
之狀有不敢并瀕者惟 聖慈矜恕焉

回鑾時追到天安陳情乞解職疏

伏以臣以至愚極陋之姿荷千古 特達之遇罪釁
既積 恩眷愈隆臣誠感激不知死所惟有隨扈奔
奏少效涓埃是臣職分之所當為外此豈有他義第

臣年來衰悴益甚初詣行朝之日忽添感冒之證
彌留呻痛黽勉趨班始謂留調試沐自可見蘇而
回鑿之時遽下敦諭之命臣驚惶感惕力疾強作纔
到天安再感又重咳喘寒熱頭疼食廢不獲已留落
調治今已五日而疾勢危惡轉成氣瘧僵仆中途進
退俱難瞻望羽旄但有涕淚之沾衣臣之此言一有
所飾則神明必殛之矣幸賴聖慈曲加憐恤遣醫
賜藥使之治救仁恩所及庶有回春之望而臣自
量精力頓減於前歲所患又非前歲之比設或不死
恐不可以旬月蘇完百爾思之不得不寸寸扶舁還

尋鄉路孤負聖明惻怛勤懇之教噫疾病之來雖
無可奈而亦由臣愛君誠薄未蒙神佑之致尚復
何言賴天之靈餘生倘存更望清光豈無他日而
臣不敢幾也且臣曾於榻前略陳規戒之意此非臣
之言卽國人之言也其間自有當快施處亦有當留
念處謂蒙聖明一一省納而退而聞之當快施處
旣不快施則當留念處豈復留念無非臣誠淺言微
未足以感悟天衷此又臣之罪也伏乞聖慈憐
臣之病察臣之懇將臣本職及兼帶諸銜一併鑄去
俾臣得以安意埃盡豈勝幸甚臣路次濱死語無倫

序惟 聖明矜恕焉

辭左叅贊兼陳進修振作之義疏八月

伏以臣衰病日就精神日耗節巾負席待盡朝暮噫
人事到此尚復何言向於 行朝特蒙殊眷 天心
繾綣 玉音丁寧臣非木石豈不感激只緣中路疾
甚扶舁還歸 主憂而不能赴 主辱而不能死有
臣如臣不如死之久矣惟是重秩高銜尚在肩身上身
居鄉曲名係朝班此豈事理之宜臣非不欲赴卽祈
免以安徽分而第聞近日國家多事 聖心憂勞不
敢以閒漫文字煩溷於宵旰之際迄此絨縮此又臣

之罪也懇乞 聖慈曲加矜察將臣本職及兼帶祭
酒輔養官等任一併褫免仍刊朝籍永不檢舉俾臣
得於未死之前安心靜居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澤
也抑臣於此願陳所懷嗚呼臣民之平昔斬望於
聖明者如何謂宜興衰撥難嘉靖邦國以維新舊命
慰答神人之望而祗今八年之間天心未豫災異荐
臻軍民交怨國事日非外侮內憂靡有紀極率是以
徃其將稅駕於何地臣誠痛慨莫知所以致此之由
也徃歲七月之旬忽有恠風之變臣於其時方在城
裏敢進一劄略陳警懼之意仰惟 宸聰倘或能記

同春堂文集
之向來北塵之來逼恰在其期月之時其符驗之不
僭有如是者人言風災應速似亦非誣近歲以來多
少變異不知其幾則又安知其應遲者其禍愈大耶
此臣之所尤懼也傳曰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
能自強自強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今番 殿
下所遭之困厄實丙子以後所未有者人心慘怛國
勢愈挫而事過之後恬愔偷安一循前套 殿下之
不御經筵如舊罕接臣隣如舊委靡頹塌因循姑息
又如舊曾未聞一施措一政令有憤恥自強底意思
噫天未欲作新我東耶何 殿下之志氣忝然甘聽

伸縮於人至是耶今日股肱之不能自保固可痛哭
處萬一異時侵辱有大於此則不知將何以應之將
何以處之思之至此不覺氣塞即今水旱交備星變
又作憂虞溢目莫可形言而最是闕中變恠之多至
有移御之舉尤不勝其悶念真陽總會之地乃為陰
邪之氣所侵干如此此無非根本萎弱不能自立之
致進修德業使理義充足於中表率幽明俾神人各
安其位惟在 殿下自勉之如何外此豈有他道古
語云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正 殿下生於憂患之
秋也惟 殿下留神焉臣不堪愛 君憂國之忱僭

有所陳死罪死罪

陳情仍乞致仕疏丁未正月

伏以歲事既新 縟禮將舉臣誠感念百端在中况
蒙遠遣近侍 別諭宣召臣之方寸於是益激第臣
年來衰病日欲又自前冬重患感冒彌留至今咳嗽
極苦晝夜不止神氣漸乏若將溘然將此氣力决無
登道之望仰惟 聖明憐眷有素想必深企待之意
元子冲齡赤心藹然亦必有更見之情凡此事理臣
非不思而亦無由起身噫此豈臣之所欲哉但祝
殿下聖德益新 聖志益勵惟以義理之所當為者

日加勉勵表率元子善養德性 宗社臣民之慶豈
有大於此者因念臣之衰耗已無可為竊觀古人致
仕非必以七十為節惟視筋力之如何如宋之歐陽
脩范鎮或未及六十而相繼致仕為千古之美譚况
臣初非有無於朝端者而年已望七耳目筋骸皆將
漸盡者乎懇乞 聖慈曲加矜憐許臣致仕申命有
司依例以行令臣得於未死之前安意靜伏豈勝幸
甚

請收回諸諫臣行遣之命疏二月

伏以臣逃聞大禮順成神人交慶雖窮山僻巷瘖聾

跛躄之徒舉皆歡欣鼓舞有須臾無死之願况臣叨
蒙 累朝之恩眷亦嘗陪侍於講學之列區區誼情
萬倍於他人者乎惟其疾病難強終不得趨班以覩
盛儀少伸微忱辜恩負義罪合萬殞而 溫批又降
催召不置臣誠惶感罔知攸措念臣元非有無於朝
端者而矧今年望七旬衰病已欲名係朝籍實甚愧
慄古人致仕之例誠有如前疏所云者縷縷陳懇出
於肝肺而猶未蒙指揮自悼臣素乏誠信不能見乎
於 君父以致如此尚復何言更乞 聖慈諒臣之
懇匪由外飾憐臣之志猶慕古義申命有司照例施

行俾臣得以安心畎畝畢命松楸則實 天地父母
始終生成之澤也且臣一息尚存豈敢忘吾 君苟
有所懷義不可不陳臣竊伏聞兩司多官以論領左
相及奉使諸臣大觸 天威七諫臣竄逐二承宣下
理都憲以下諸官多被斥退臣病中驚起失聲長吁
幾乎氣塞久而未定也嗚呼此何事也 聖明必不
至此無乃上天欲覆我 宗社揄擲 聖心而 聖
心不自覺耶臣若自外以草莽終無一言則非獨負
殿下實負我 先王故敢忍死而疾聲以籲焉伏
願 聖明垂察焉蓋臣竊聽於里巷道塗之說當查

事方初 殿下急於全活兩大臣屈千乘之尊輕不
貴之身猥爲無前之舉此實舉國臣民之所痛惋欲
死者當時兩大臣雖有引過之對而終未聞碎首沫
血於查庭之中其間事勢固非外臣所能詳知而中
外輿情則自不能平矣及至使臣到彼彼乃專謫
聖躬敢以鞭扑之所擬者加之嗚呼此何等戮辱耶
其往也只欲解兩臣之罪而其還也都是歸辱於
君父此豈爲臣子者所忍安於心乎爲使臣之道所
當叩心擗膺以死力爭以爲吾 君設有事在爲吾
君臣子者所宜爭冒鈇鉞乞以身代况過在臣下

而今乃移之於 君上吾雖欲承此以歸吾有司之
人必將以邦國之舊從事吾與其歸而死不若仍死
於此執此說立其庭一日不許則三日三日不許則
期以一月一月不許則爲埋骨燕山之計則彼雖蠢
然亦有君臣之性必當義而許之縱使因此逶迤復
歸二臣二臣終不得保而此則名正言順理得心安
矣今乃不然昧然奉歸又反誇耀其僬從之勞若將
以是自功而有所祈恩者然其爲不避甚矣如曰彼
國凡事一定難動不容周旋之力云爾則僬從輩又
何從而効勞如其不然則諸使臣獨不可以爲之地

乎流傳之說未必其盡然而如果有苗脉則今日臺
論之發蓋亦晚矣夫朝廷建置臺閣將使言其得失
也雖國人之所不言臺閣自當隨事論執况今國言
如此臺閣雖欲不言得乎臣謂大臣必痛自悔責爲
法受罪以爲尊 君父固邦命之圖不然則非臣所
望於大臣者也 殿下雖以大臣之故不能盡用臺
閣之言固當優容獎勵以培其氣可也顧乃以四凶
之罪加之至若承宣之臣未知其所坐如何而至於
置對將加嚴鞫中外震盪聽聞駭愕此 祖宗數百
年曾所未有者也 殿下何故爲此亡國之事乎夫

臺閣者 殿下之耳目也承宣者 殿下之喉舌也
寧有自滅其耳目自戕其喉舌而可以爲人者乎竊
聞 殿下以敬大臣爲言此固盛德也然 殿下以
爲如此而可以安於大臣之心則 殿下之待大臣
不亦薄乎蓋古之大臣被人指斥未嘗分踈受以爲
過以爲鎮國容物之度至於文彥博則請召訐直之
唐介爲千古之美譚今 殿下乃處大臣於古人之
下彼大臣者將何顏以見 殿下乎 殿下平日舉
措常過於詳緩周慎而奮厲振發似有所不足故臣
民常以此爲天地之憾矣今日之發乃太暴而太過

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諫而猶恐或有爭之者其在可言之地者一一斥去之此則所謂滑手段者不幸近之矣 殿下每以黨論疑羣下今此威怒亦未必不由於是是固羣下之罪也然今一番論議實是宇宙間所不可無者如或無此則馴至於遺君後親而人之類滅矣其或有異於此論者即黨也抑臣竊有所慨然者世道日下公議日微人避臺閣如避陷穽其間或有一二年少奮慨之臣任怨論事而其勢甚孤其情甚戚 殿下又從而摧折之前後非一率是以往其將稅駕於何地今此謫譴諸臣雖死於荒

喬爲世稱美享有清名亦何所恨而獨 殿下替人盛氣甘受後世之譏議而不自覺臣竊痛之臣竊傷之目今天怒人怨危存亡若不旋踵雖使 聖明容受讜言扶植正氣一意於修明政理猶懼不及况其爲此意外之舉以重天怒以益人怨此豈曾所望於 殿下者乎臣竊想風霆無竟日之怒而諸大臣亦必爲 殿下極言竭論亟釋繫縲之承宣追回行遣之臺臣矣臣之此言固知爲薦餘之芻狗而猶不勝憂歎惶惑之切敢此縷縷伏乞 殿下勿以爲後時無用之贅言而猶加澄省以爲懲前毖後之資則

臣雖夕死萬萬無恨矣臣老病已劇朝暮就盡人世萬緣都成灰冷而只有憂愛一念銷鑠不得有此僭猥之言惟 殿下矜怒而採施焉則世道幸甚 君德幸甚不然而并施流放之典臣固甘心而與有榮矣

待罪疏 三月

伏以臣衰病已甚死亡無日唯有愛 君丹忱耿耿寤寐每聞朝家一政令之失輒憂不能已向者忽得諸臣竄拿之報妄以為 聖明過舉無大於此猥進狂瞽之疏竊附匡救之義意激言戇臣固自知其竒

禍將至矣指揮稍闕駭機先發中外相傳有不忍聞者噫信如此言臣雖闔門受戮猶有餘罪天日在上公議在人臣何敢多辨自汙齒牙第臣蒙 累朝不世之恩蔑絲毫報答之效而及此垂死之日讒謗游集身名俱辱生何顏對 殿下於異日死何顏拜先王於地下唯願 殿下下臣司敗論以王法以為為臣不忠妄言失身者之戒臣當為法受罪甘心不辭矣

陳情辭職疏

伏以昨來道臣將臣前後所蒙疏批長弟傳諭臣奉

讀以還感激惶隕不覺涕淚盈襟最是前疏之批不
許臣致仕之請至以魚水爲喻臣於是益用慚駭誠
不知置身之所曾在 先朝蓋嘗有此教臣於其時
辭謝陳情實有多少說話祇今十年之間森然如昨
日事而世故多端人事推遷常自愴咽而飲泣不料
今於 聖明又承是教未死孤臣若何以爲心臣固
知 二聖前後之教俱非偶然千古以來人臣之得
此於君父者能有幾人而顧臣亡狀實無以堪此深
恐畢竟徒傷 君父之明益增微臣之罪以招後世
之譏議也仍念向歲臣辭退之時面陳於榻前以爲

臣雖在遠外如聞 聖朝過舉亦當登時封事以竊
附匡救之義云仰惟 天聰豈能識有而微臣之所
自誓則期不負此心矣近日之事本不足以煩 殿
下之聲色只可隨宜順應物各付物而已奈何雷霆
風雹靡有了期歷選今古實罕茲事臣始聞驚惑瀝
血封章謂或救得一分半分而批辭之下曾無片語
酬答之意臣於是自悼忠誠淺薄辭語樸拙無以感
回 天心之萬一仰副 二聖之殊遇亦臣運氣將
終精神衰落不能乎感於 聖心而然尚復何言夫
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者誠未易言也必格致精

到涵養深純大本達道無所偏倚乖戾然後方可及
此竊聞 殿下臨筵甚罕一部中庸始講六七年而
猶未卒業則其於格致涵養之功恐未能純熟而當
怒與不當怒當爲與不當爲者又安能一一中節也
哉 殿下蠶獲幽獨之地精一緝熙之功實非外臣
所敢窺測而以其發於外者言之則恐其不能如舜
文之盛也臣之深憂過慮實在於本根之地且不識
殿下遇事區處常自以爲是而事過不復致思也
否抑亦穆然深思惕然覺非思所以改之也否此古
人所謂省察之功而尤不可放過者也姓黃人疏如

其鄉曲陋儒不識青黃狂言妄罵而已者則臣當笑
而置之若過空之雲而此則不然洞知朝家論議琢
鍊構結千巧百慘乃是異日大禍之根本而臣向日
之疏實爲之崇臣安得不驚且懼也噫方今 君心
撓惑是非顛錯直士盡逐讒諂得意國事誠可痛哭
臣於是時義不敢以一言不答之故悻悻見於色而
自絕其願忠之心豈不欲更竭愚衷極言盡論斬以
悟 主意而扶國脉哉然而猶不敢擔突者時勢則
然也噫 聖教魚水之喻豈端使然哉臣於是負
殿下大矣然亦非亶臣之罪也臣耄病已欲畏約又

同春堂集
如許從今以往臣之蹤跡不敢復入於脩門疏章不敢復進於公車 殿下猶置臣名於朝籍將復何用雖蒙 聖慈曲加矜恕不欲論以有司之法亦宜鑄去職名永不檢舉令臣得於未死之前杜門省愆以爲自靖自獻之地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澤也更乞 聖慈憐臣至忱諒臣哀懇將臣本職及兼帶祭酒之任亟行刊削以謝人言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辭左叅贊疏 四月

伏以臣罪戾愈積 恩眷采隆史官纔回新命又降臣誠惶感尤不知置身之地臣之疾病情勢備陳於

前後疏啓之中仰惟 聖慈必賜鑑諒其萬一矣重念臣孤恩負義老益亡狀以言其事行則輕踈淺妄積迂於當路而謗言盈世以言其論說則僻迂戇愚不繫於 聖心而無可底行進無所用退無自藉更將何道以事 君父更舉何顏立於斯世先正臣李滉辭官之疏有云臣非不願進也而未可有進之路臣非不願入也而未得可入之門此正說出臣今日心情也噫 行宮孔邇終闕起居此豈臣之所欲哉惟望 聖慈諒臣苦意憐臣哀懇將臣本職及兼帶諸銜並許鑄削不勝幸甚臣有無父孫兒方患疑疾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不免親自看救承召有日而不敢徑入文字今始出
在他所陳此情悃尤無任惶悚之至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疏劄

辭吏曹判書疏

戊申八月

伏以臣疾病垂死中伏聞 行幸溫泉復有其期仰
惟 玉候未豫有此不獲已之舉臣憂慮之極方以
無由自力迎謁路左為耿耿也千萬夢寐之外伏奉
同副承旨成貼本月初八日諭旨以臣為天曹長官
令臣斯速赴朝者臣於十四日午時北望拜受訖且
驚且訝恟怛震惕誠不知置身之地噫 殿下視臣
猶以為陽界上人有此新授 隆命耶臣自數年來

臣等嘗以爲
陡覺衰悴轉甚而去歲之夏痛瘡彌久自是之後神
氣益憊今年仲夏瘡勢又作繼以暴泄咳嗽阿堵諸
證食道全塞喘息如縷祇今四朔尚無回蘓之勢臣
自料稀年已迫涯分已踰大限將窮亦復何恨只以
古人所謂身世若茲國恩未報者為日夕悽惋而已
噫臣於己亥間猥忝是任屈指今十年矣當是時臣
之筋力精神皆非今日之比而然且憎於鑑識暗於
取舍上負 聖明知遇之恩下致中外怨謗之積况
今飾巾歿盡之日豈有老馬為駒之理乎臣嘗聞諸
長老為國有要唯得其要則舉而措之亡難如我

朝銓長與都憲得人而久任之則可庶幾云蓋銓長
之用人果明且公都憲之秉法果正且直則百工惟
人朝綱肅穆為國之要豈外於是惟 殿下於三宅
三俊其賢否忠邪灼知而灼見之於其未授也必精
思而審擇之既授也必信任而責成之庶幾上下之
間情志交孚朝家之事體統漸存於古所謂總百官
平邦國者可馴致矣然其賢否忠邪灼知而灼見豈
不難哉必 殿下格致誠正之學日造乎高明廣大
之域然後可幾此也不然而徒欲以臆見謏知挾私
以御之則其不歸於認鐵為金認賊為子者幾希矣

嗚呼其危矣此實 殿下十分惕念處也如臣者亡
論堪與不堪疾病垂死之狀既如許陳力就列實無
其路惟望 殿下曲加矜察將臣新授職名與兼帶
諸銜一併鐫削不勝幸甚

到城外辭吏判疏 九月

伏以臣才上陳情之疏載病南歸而行到天安伏聞
春宮愆候一樣彌留驚憂煎迫不能自定臣之死於
道路有不暇計遂不免還向京路今抵城外得聞國
憂稍安慶幸亡極惟是臣之本職謂已蒙褫久矣而
尚未有指揮云臣誠惶隕罔知攸措懇乞依前日

面諭之旨速許鐫改令臣得以安意留邸公私幸甚

辭左叅贊及兼帶劄 十一月

伏以臣之情勢其亦戚矣以如許垂死之身當寒旅
瑣狼狽百端而遲徊眷戀未忍決歸者豈有他哉祇
以 殿下頻開久輟之筵方講心學之經臣民聳喜
中外風動臣雖陋劣亦係侍講末班區區日夕行見
聖學日進 聖德日新庶幾繼述 先王之遺烈
迓續舊邦之景命以此未敢遽為告歸之計朋友之
誚責四方之譏議自知難免而臣之衷赤可質神鬼
矣第臣衰朽已甚去死匪遠入侍 講筵則目暗神

昏無以討論今古開發 聖聰間有所陳則雖自謂
悉出於愛 君之赤心而精神言語又無以感回
天意臣既愧且悼中宵不寐百念耿耿不料昨日之
政新授數任皆非臣之所安於心者蓋臣精力漸然
出入 講筵亦塵塵出死力爾政府西壁雖云閒地
猶不能無事繕監之任尤有所不能堪者且臣入城
已數月而一未赴太學之坐與諸生講學虛帶職名
獨不愧於心乎頽陰常處士之譏臣實懼焉臣願
殿下憐臣苦意察臣至懇將臣本職及兼帶繕工監
提調成均館祭酒等任一併鑄去俾臣得以龍驤散

班特進之官入於侍講之列臣之志願實在於此
惟 聖明恕諒焉

請命連開書筵且勿以師禮相接劄

伏以臣昨蒙春宮賜對仰瞻德宇漸至成就而神觀
怡泰已底蘊安之境臣誠感幸欣慶有不可以筆札
盡言者竊念大病之餘日月未久調攝之道固宜加
慎而方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之日引接臣僚開筵
講讀一日急似一日而明窓溫垞讀過數行書非惟
必無致傷之理收拾戒惕開發心神必有大益於調
養之道幸乞速賜指揮使開書筵以副臣民之望且

臣於向歲猥叨輔養官之任其時冊禮未成待臣以師禮固也今則名位已定臣之所帶贊善之職乃是宮僚視賓客事體亦別而昨者相接仍用向時之禮臣誠惶悚不敢承當乞命禮官叅量裁定俾得其中不勝幸甚

乞往省曾祖母墳塋仍陳所懷劄十二月

伏以臣有區區私懇不得不申籲於天地父母之前罪合萬殞臣有曾祖母墳在於廣州地距京城纔數十里而臣未得省掃者殆過十年其在追遠之心詎無愴感之懷曾於榻前猥乞恩暇而未蒙允許臣

誠惶感不敢更瀆泯默遷就以迄於今矣卽茲歲行將終時候如春臣雖孱疾亦可隨宜往來兼且纜備小表將立墓前而日家之論以為歲後則不利臣願於數日後出往展省仍謀立石此實人情之不容已者懇乞聖明曲賜諒恕俾臣得伸私悃幽明感幸豈勝言喻抑臣於此復有所陳向者召對時承宣之臣啓言今日是國家有故之辰而召對異於法筵且是臣民之所欣幸者故不為頃稟云臣深以其言為是况我世子方在冲齡臨筵講學一日為急凡有循例頃稟不甚關緊者願皆權行倚閣雖在忌辰正日

同春堂集
之外俱許召對俾緝熙日新之功毋少間斷恐合事
宜且臣聞之師傅賓客相見之禮例於時敏堂行之
然亦何常之有卽今所次之地亦可為禮臣願速與
相見令諸老臣迭入侍講似不容少緩也仍念今日
人才雖甚眇眇然以學問行誼見推於人科目之外
擢用於臺閣講院者其麗亦多今當 兩筵並開遠
邇欣聳之日使自重諸臣屏伏於巖穴而如臣庸陋
衰朽最出人下者反居糠前不但臣心羞愧若無所
容國人之論其謂如何臣願指揮政院令稟旨措辭
廣招賢士迭侍於 兩筵以副中外之望不勝幸甚

臣猥陳所懷惶悚采切

辭澆奠床備給之命劄

伏以臣伏蒙恩暇俾省先墓無有 聖諭委曲懇至
不但臣撫躬惶隕圖報無路應有先靈感泣於冥冥
之中第澆奠床備給之舉例施於勲舊大臣如臣微
末豈宜得之且念畿邑凋弊辦山亦艱懇乞收回成
命以重國體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請進行

世子冠禮無辭典醫提調劄

已酉正

伏以臣孱疾已甚居常若不能自支近又重感寒疾
精神筋力倍覺澌茶左臂疼痛專不運用閉戶委席

不得入侍於 兩筵久矣臣既不識時務職事又無
繁劇其所竭誠而盡心者唯在於文字侍講之間而
疾勢如許亦未能焉恭竢罪斥第切惶悚臣於病中
竊聞春宮冠禮以仲春為期此固不妨然曷若歲首
月正加以元服為尤合於禮意而允於人情乎閭閻
士夫之為禮者尚欲盡美而無歉况我堂堂國家行
此盛美之舉豈可有一毫未盡之事乎今此元月無
他事故只以春寒不解陽煦未暢 聖慮所難必在
於是而然日候寒暖實不可預期前頭節氣漸向和
溫 殿下何不申命禮官更卜吉日於此月之內以

為觀勢進退之地耶不但愚臣偏見如此竊聽羣議
無不同然惟 聖明察量焉且臣有區區私懇不敢
不煩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臣新授典醫提調之任
想銓官之意愍臣衰病之甚俾資醫藥之便而然臣
既管繕監猶患不堪况重之以他任乎且聞式年雜
科已有定期而本監主試從前蔭宰之為是任者例
為辭免臣何敢不量而入以致臨時顛頓之患乎懇
乞 聖明俯諒情勢亟許褫免不勝幸甚

乞於 行幸之前先往溫泉無辭語錄解跋文
製進之命疏三月

伏以臣衰病百至臂證尤苦起居便旋皆須於人常
恐一朝溘然於旅邸以貽清朝薦紳之羞春來亟欲
乞告歸調而伏聞 車駕南幸不遠伊邇陪扈而去
事順情安黽勉遲留以至今日而且念以臣筋力決
難驅馳於隨 駕之列夙宵悲憐耿耿于中臣聞朝
家舊事有老病臣先往之例臣願先期昇去于溫泉
祇俟 三駸行至起居禮訖得蒙恩暇歸省父母之
墳少伸霜露之感取適起處之便以治狗馬之疾待
得少間還赴於 行朝公私甚覺便宜伏望 聖慈
曲賜諒察許臣情願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也且

臣聞之向日榻前有語錄解跋文令臣製進之教云
臣誠惶悸亡以為措當初此書校勘之後應教南二
星實尸之臣亦預聞一二臣勸令二星略敘數語以
記顛末而二星辭不敢當臣擬於召對時陳達此意
使二星製之或欲稟旨略記一二凡例茲留數幅空
紙於冊面而玉堂他負不知其然 下問之際率意
妄對製進之命猥及於臣臣文字不長衰落且甚尋
常知舊間書札亦不得如意寫出况進於此者乎伏
願 聖明俯燭始終回命二星備述撰進不勝幸甚
請還收承旨臺諫罷職之命劄

伏以臣曾於前席累陳唐臣韓休之事以為人臣事君必須如此然後方可無愧於心矣今願竊附其義以効區區惟 殿下平心垂諒焉臣於江頭入侍之時望見前山雪色崢嶸臘月雷三月雪古人并稱以大灾臣竊不勝驚憂之至略陳戒懼應天之說意謂 聖心必加儆惕 聖德必益進修則凡有灾眚自應消弭恃而不畏者惟此而已不謂數日之間 聖教所發大駭聽聞噫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其不在是歟三月之雪其徵或在於此耶實非平日所望於 聖明臣聞之駭然愕然不知所以為心也茲事細

微本不足以煩 殿下之厲聲而其激惱 宸衷至於此者何歟其必有所以而臣不得而知也臣之所欲言者政院前後之啓既已言之臣無可復贅者其言不啻明白其義不啻分曉而未聞日月之更反下遂非之教臣於此尤不勝慨然也仰惟 殿下深惡朝臣色目之習常欲隨現痛懲以為礪百之地今茲之事亦未必不由於此果爾則 聖明其亦誤矣孟子所謂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者不幸近之而臣之所嘗論說認鐵為金等語實亦格致未明之害也豈有上先有偏係之心而下能為保合之

理也臣每慮 聖意所存如此向嘗力陳建極之說
妄謂 聖明必賜諒察而今乃拈出大不近之事以
為比擬抑勒之地古人所謂只能自害豈能害人者
豈不可懼之甚臣於前秋始赴於朝竊聽輿論以臺
閣風采許金澄權格等以恬退學識許李尚真李端
相等臣誠嘉歎以為此國家之寶也曾未幾而澄與
端相俱蒙寵擢遠邇歆聳咸以為此獎直褒恬之舉
謂格亦必長第登進而今忽以人臣不忍聞情外萬
不然之教加之人心沮喪直氣摧斲譬如草木方生
蕃茂可望而嚴霜忽下枯落無餘噫此豈國家之福

而曾未料 聖明有如此過舉也臣常以聖人之事
日望於 殿下而惜乎 聖明之學於中和極功有
所未至情之未發既不能無所偏倚而失其中其發
也又不能無所乖戾而失其和其何以立天下之大
本而行天下之達道以副臣民所望之至意乎臣竊
悶之臣以至愚極陋重以衰病垂死萬念俱灰偶然
入朝留滯至今知舊之誚責四面而至皆以無所猷
為只事數行講說為譏此固然矣然臣愚意年來
聖心藹然 聖學日進政令施措之間絕無瑕類可
議者即今民愁兵怨百弊俱劇國為人役如不保朝

暮而本原之地猶可深恃臣常自詫數行講說亦豈無所補以是為解而一朝以微細之故失望至此臣竊傷之向來酬答臺啓有些未安臣即請對極論實有多少說話且陳故老相傳培養臺閣無如世宗朝其所以培養之者必有其道深願 殿下之効之謂宜另加採納而今乃有大謬不然者臣自悼誠意淺薄精神言語未能感悟 天聽以至於此尚復何言噫臣言既不見用則留臣一日只令區狼狽一日將焉用之臣亦何以自解於知舊之譏責懇乞 聖明亟許罷退以為人臣無用苟冒者之戒 殿下亦

宜用力於戒慎恐懼之道加工於難制易發之地益勉中和之德以盡應天之實使忿戾之氣雲消霧卷日間 辭語之失當者快示悔謝之意亟收臺臣褫罷承旨并罷之命 君德幸甚國事幸甚臣不堪區區願忠之懷敢倩驛遞蘄達 行朝此亦格外采增死罪之至

再劄四月

伏以臣於日者猥將芻蕘之說自附於古人驛馬上諫之義雖出於區區憂愛之誠而豈勝悚灼之至乃蒙 聖慈特遣史臣宣傳 聖批委曲開諭不翅如

家人父子提耳面誨之為者無賜採用勉加優容噫
人臣進言得此於君父實是至幸臣誠感墮圖報
無階第臣伏讀聖教且喜且憂尤不堪耿耿於中
嗚呼 殿下既以誠諭臣臣如不以正對有蘊而不
畢其說則臣之負殿下大矣始欲竢回鑾之後
入對之際討盡下懷而旋念孟子之言曰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 殿下之疑端既種
在心上則一日二日漸成病痛其害於政害於事者
有不勝其憂臣以微誠拙文蘄欲感回天心庶幾
不遠而復者可謂不自量已然十年帷幄昵侍 耿

光區區衷赤自謂可質於神鬼則又安知寸筵或辨
大撞之功耶 聖教有曰今日之事大違公道此即
當初所教取舍之意也臣之所憂實在於此而其欲
納約者又無大於此則臣不得不究其源委而論之
夫年除歲遷躡次超用自非有功有德協於人望或
其積勞久滯者莫宜當之閔熙之人器才譖雖合於
時用亦未聞其功德積勞特異於諸臣而前歲纔既
陞擢今年又蒙特超此實出於人望之外既非人
望則朝家此舉自不免未允於公議臺臣之論執固
其宜也唯其臺啓既發而還停既停而還發至於再

三則誠可謂支離已甚而不成貌樣矣 殿下若以是責之則其亦可矣然始終之論既非一臺官所為則人之所見各有緩急平峻之不同亦無可奈至其資級還收之啓則以臣所纔見者言之如頃日具文治之為平兵也既褫之後用大臣言仍授其資臺官爭執而旋停其時臺論只是循例之為元非可怒可惡之事朝家之仍授亦或一道今番之事其異於此者臣不能知也至於三司亞長之陞拜銀臺自是常例其麗不可勝數設或有故旋褫必無還奪其資之舉况如李端相之為人宜可進用如故相臣洪命夏

暨一二臣陳達於榻前者不止一再仰惟 天聰或加識有而幾年之後始許一資自非妨賢病公之臺官寧有以此爭論之理耶此與今番之事其不同遠甚而 聖教比而同之臣誠愚惑莫曉其所以也若以此為大違公道則竊恐 殿下或未之深思也夫以情外之罪加之於廝隸則其元雖喪其心猶不服况於臺閣之臣其情有斷不然者如巧猾奸譎等教奚為而發耶臣於頃來竊見臺官屢忤 聖意輾轉激惱至權格此論而 天怒遽震焉果爾則所謂有所忿懣不得其正怒甲移乙怒室色市者不幸近之

同春堂文集
矣宋儒呂氏之言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
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
人噫臣民之平昔仰恃於 聖明者如何而一朝遽
有此暴怒失中之舉當官者尚可以此為戒何況人
君而可用如許辭氣以重失中外之望耶臣竊傷之
歿下此心根抵既在隨事而發從今以往必有無
限不好事而大臣莫為之匡救喉舌耳目之臣亦將
畏怯 天威無敢更言者則臣不知國事終將稅駕
於何地思之至此氣塞心悸箕子之告武王曰無偏
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蔡氏之言曰諷
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
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
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噫古昔聖王建中建極之道
有如是者 歿下之過疑諸臣欲祛偏黨雖億而中
猶為作聰明任數之歸大有乖於建極之道况未必
中耶且臣伏讀 答玉堂之批有情意未孚疑之太
過等教臣於此益不勝慨然也諸臣方以 歿下之
疑之太過為憫 歿下又以諸臣之疑之為嘆噫

同治庚午年集
君臣相疑至於如此則國事其將如何 殿下試於
調息之暇中夜之間平心和氣穆然深思則必有翻
然而悔思所以處之者矣嗚呼自昔明君誼辟夫孰
有無過者哉唯過而能改之為貴臣未暇泛引古事
惟以臣所親見與經歷者言之其在 仁祖大王朝
因宮奚之事 天怒震疊舉朝遑遑大臣三司皆不
安其位而因鄭經世一劄 快示悔謝之意至今傳
為美譚其在 先大王朝有差備門外決杖下吏之
舉臣於其時受暇出外還朝入對陳其為過舉 先
大王笑而下答曰此是爾暫出之故也即命賜醫藥

以救其吏臣至今思之感淚盈襟臣之事 殿下亦
既有年如見過誤之舉不勝憂悶之忱猥進規箴之
言前後非一而轉圜如流之盛則或有所歉焉此固
臣誠意淺薄無以感悟 天衷之致然恐 殿下舍
已從人之德畢竟未逮於 先朝也臣即草野之臣
也其於一世交往親踈雖或不齊然其秉心以公同
人于野庶無負 聖明知遇之恩則實臣生平所執
然也竊想 聖明或賜諒察茲敢復竭微衷論之至
此臣不勝惶悚俟罪之至

乞携孫兒還鄉榮墳疏 五月

伏以臣有區區私懇如以煩猥為嫌而不敢陳控於
黠續之下則是臣自外於 天地父母之前未免
辜恩負義之歸茲敢昂首哀鳴以暴情勢焉臣有小
孫幸叅司馬國俗重科選無論大小皆榮艷之况臣
鄉曲寒宗戶門零替獨子早夭惟有數孫在眼前其
情之悲喜視他人宜倍萬焉設奠榮墳亦法例之所
許則臣亟欲携往墓所以侈幽明而第臣從前累乞
骸骨未蒙準許臣誠惶感不敢自同於諸臣泛然請
暇不得不備陳私悃懇乞 聖慈曲賜憐察亟許恩
由令臣榮歸鄉里得伸情事不勝幸甚

陳情疏 八月

伏以臣昨蒙 聖慈特遣近侍宣諭批旨又命太醫
來看疾患臣於垂死之年游承 異恩愈去愈隆臣
誠惶感罔知攸措臣雖不佞如其愛 君一念根於
秉彝銷鑠不得前後榻前丁寧之教臣何敢一飯忘
諸况聞春宮入學有期其欲陪侍周旋與覩盛儀此
固人情之所必至者而又有申命如許則臣心之感
激欣聳尤如何哉只緣臣之衰邁真如下山之日自
量筋力誠難更動瞻望 宸極但有涕淚客有問臣
者曰 聖上之待子一以誠信為主而子之不得承

命其如誠信之道何臣應之曰人臣事君唯以筋力為節古人致仕以七十為期者其義亦以是也筋力可逮則承命奔走固為誠信筋力不逮而猶以君命為不敢違黽勉強作畢竟死於道路則此豈誠信之道而亦豈聖上之所期於賤臣者哉善乎先正臣李滉之言曰可進而進者進為恭不可進而不進者不進為恭今臣亦曰可承命而承命則承命為誠信難承命而不承命則不承命為誠信世人雖或有疑仰惟聖明必已洞燭其肝肺矣臣依依一念長在五雲豈無所欲言者而神昏氣眩不能形諸文字

但願聖明益用力於格致誠正之學驗之於事會之於心則朱子所謂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止堯天舜日廓然清明上帝鬼神收還威怒者其在是矣臣身伏畎畝名係朝籍尤非微分之所敢安者懇乞聖明矜臣情勢將臣本職及兼帶世子贊善成均館祭酒繕工監提調等任一併許禡俾臣得以安意待盡豈勝幸甚

辭職兼陳所懷疏九月

伏以臣衰病漸就日異而月不同所謂臘月三十日已迫者殆臣今日之謂也任運遷化無復餘憾只是

酬恩報國更無其路結草隕首期在他年人事到此
寧不悲哉春宮蒞讓之日雖靡 召命區區下情豈
不欲就觀盛儀陪侍周旋而矧有前後 聖旨丁寧
懇惻在臣義分何敢少遲其行而顧臣筋力實有不
能更動者終未免事與心違至今思之罪恨如山身
居田野名係朝籍已是事理之不當者况臣辜恩違
命負犯如許雖被刑章何以為謝伏乞 聖慈曲賜
諒察將臣本職及兼帶成均館祭酒世子贊善繕工
監提調等任一併鐫去以幸公私抑臣於此竊有區
區所懷不敢不陳於 黜竊之下臣於五月望後蒙

恩退歸道途之間目見百穀蕃茂三農騰喜皆以為
大稔可望欣欣然有樂生之心而曾未數旬淫霖大
作禾苗盡腐仲秋之末雨勢猶不止終至西成大失
而後已臣竊恠十數年來民事無不始有望而終無
成臣嘗以此意陳達於筵中仰惟 天聰或賜識有
而亦未有如今歲之忒甚者臣中宵不寐反覆沈思
實未得其所以也無乃 聖心之操舍 聖學之進
退 聖治之升降或有所感應者存耶此則唯 聖
明必自省而自知之非諸臣所敢揣料者深願 殿
下益加日新之功以答天譴以謝天心毋以臣言耄

同春堂集卷之六
妄而忽之則幸甚且 神德王后祔廟之舉實是數
百年來所未遑之典今幸天誘 聖衷有茲竒特舉
國臣民無不歡欣感涕稱頌 聖德書云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詩云文王陟降在帝
左右即今人情如此則天意之欣合無間從可知矣
而 祖宗在天之靈陟降於上帝之左右子孫蒙其
福澤以迓續景命者又理之必然處甚盛甚盛然其
祔廟之際變禮疑文固多難處者蓋臣向所獻議
凡百宜從厚不宜從殺者亦自有理惟 聖明裁量
焉若其臺上 祔謁之禮臣於收議之時心竊疑訝

而 宮中禮儀與古今異宜者實未能詳知不敢輕
獻他說而追思耿耿有不能自己者臣不敢知平日
大中兩殿一以齊體為禮乎抑間用君臣之禮乎
若參以君臣之禮則庭下固未安而臺上則似不妨
若不然而一用齊體之禮則幽明之間宜無異同雖
臺上亦無乃未安之甚耶方其臺上行禮之時 恭
靖大王以下 列聖之心應有所踧踏不安者如其
禮所宜然則此不暇計若禮不當然而徒使 列聖
之心不安則又不可不深長思也臣雖不敢質言而
竊惟先告事由之 祭必已預行則 祔謁之禮雖

闕之恐不至大段未安幽明之情古今之宜惟 聖
明自加斟酌更為參量以行之毋取譏於後之君子
不勝幸甚且臣竊聞謚冊追補之舉不但此一室為
然而姑待他時云臣不知何日何時虧者可完缺者
可備耶朱夫子有備制立廟當竣故都還復之語此
舉之遲延亦出於此意則固善矣不然而俱未免委
靡遷就之歸則豈不尤可慨耶越今國家少暇因此
機會各室謚冊之虧缺者一一補完恐是汲汲圖之
不宜緩忽處也今夫士夫家先墓紀事之石少有未
備則必竭心經營以求情文之備具况堂堂國家各

陵皆無碑表記德之石獨有 廟內所藏謚冊等
數件儀章而已此又不備則臣民盡情之地更於何
有此臣之所大懼也且 神德王后題主處所 聖
明既有所裁處無容更議而臣曾聞 祖宗朝故事
初喪題主或遇變改題時無不 親臨觀寫此不但
在 聖德為至誠純孝無可間然先儒臣李滉所論
說實甚精微誠非偶爾向臣獻議中所謂子孫所在
卽祖先神氣之所萃云者語雖未盡實有深意仰惟
聖明常在調攝之中一遭舉動誠有未易者然今
番題主實與常例絕異愚臣所望 聖明自量氣力

如可強勉則必須 親臨奉題其在幽明情禮豈不
盡善而盡美朱子所謂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
神程子所謂順天命順理而行者實在於此區區愚
衷不敢不為 聖明盡之且臣元無見識只是兀兀
庸人其於國家典章尤所昧昧况又衰病垂死蟄在
鄉曲而該曹強名之曰儒臣凡有所議輒請問臣
於此實切悚然措身無地懇乞 聖明諒臣至意匪
出飾讓從今以往許停遠問且毋使儒臣二字混施
於不當施之地尤不勝大願

辭憲長疏 庚戌正月

伏以三陽回泰萬品維新仰惟 玉候舊患漸臻康
豫臣北望頌祝之至臣廢蟄田廬伏聞向來受鍼多
時中外憂遑而無由進赴於起居之班唯有一心日
夕焦煎而已不意憲長新命忽及於垂死之臣是則
聖明謂臣精力猶能復出門外也臣誠悲感亡以
為喻臣於前歲臘月之初猥上小疏乞解職名備陳
情勢尤以繕工提調為言而至今經年未蒙 酬酢
想調攝之中未遑於細故而然耶臣於是益切憂慮
伏乞 聖明諒臣衷曲亟依前疏所懇本職及兼帶
諸銜并許鑄改公私俱幸抑臣聞之禮曰疾者齋養

疾者齋卽今諸臣之侍藥者想皆致齋竭誠庶漸有喜而 殿下亦宜清心淨慮自盡調息之道以承天休以迓續景命不勝幸甚仍記臣於去歲入侍 講筵敢誦朱子調息箴解說其義不知 聖明其果識有也否更乞留神而加省焉

乞歸疏 四月

伏以臣於日者入侍前席仰瞻 玉色憂勞竟夕慮因而卽於其夜甘霖大霈公私喜幸有不可以筆札形說而臣於是益知天人感應之理有如是者 殿下之心其可少暇乎 殿下之意其可少怠乎誠願

益加警惕以承天心以迓天休以慰 宗社臣民之望焉仍念臣之情懇屢陳於榻前誠不敢每事塵溷自速罪戾而顧臣舊疾新恙一味增欲數日前出寓江郊以便偃息而計非旬月之間可望蘓快必須歸伏鄉家久久靜調然後庶可得尋生路懇乞 聖慈曲察臣衷情亟褫臣本職及兼帶諸銜令臣得以任便行住從容退去不勝幸甚

陳謝兼辭職名疏

伏以臣恩深河海報蔑絲毫終南漸遠涕淚徒零至於前席賜醞長途遣醫惶感已極而給馬澆奠之命

又出於常格之外臣罪愈重 聖渥愈隆臣誠愧懼
若無所容臣固欲陳一疏斬免而又恐事涉文具
所不敢唯是身歸田野名係朝籍求之理義實有
安懇乞亟賜諒察將臣本職及兼帶諸銜併許鑄改
不勝幸甚仍念 玉候祗今猶未全安而臣不得留
侍起居臣於是尤不敢食息忘懷深願 聖明少留
意於愚臣前後陳戒之言益加調息之功益篤對越
之誠以作春宮表率以慰臣民顙望也

待罪疏六月

伏以臣於昨夕得接邸報伏見前後備忘記有李端

夏季慶億等相繼拿問金澄刑推之命臣惶駭震慄
不覺起坐仰惟 聖明比來治心養氣戒懼修省之
功必益加密而不知緣何有此不和平激惱異常
之舉耶靜思厥故實由於臣臣何敢以既退為諉倖
免為幸而不自首劾耶臣於春間妄計赴朝屢蒙登
對敢以鄉曲所聞平日所懷者略論金澄事此非為
澄亦非身謀只赤心愛 殿下耳不料因此衆怒如
火羣咻蜩起轉輾增激不極不止竊想 宸衷似亦
不槩於臣言或使人窺其淺深而肆其慙怨也此實
臣久處窮鄉全未諳世道時勢大異於前妄恃 聖

同春堂文集
明在上謂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思隨時見幾
括囊死咎之道而然矣片言出口百瘡隨生終使
聖德有累駭機層出忠蓋諸臣駢首被罪無非臣垂
死惇眈不當行而行不當言而言以至於此臣追思
愧悔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伏乞 聖明察臣
罪狀浮於慶億等遠臣司敗仍命行遣以為人臣循
私蔑公者之戒公私幸甚

因

別諭宣召具陳所懷兼辭職名疏 九月

伏以臣衰病垂死飾巾埃盡不料 聖慈猥賜記存
特遣近侍別諭宣召噫國事艱危固有畔岸丙夜憂

焦靡不用極其所以將伯助予之意藹藹然溢於辭
表臣仰念 宸衷俯思微分感慨慚惶若無所容而
憲長新命又下於此際臣愈深隕越愈無置身之地
卽今民事大歉八路同然災異疊出中外憂遑秋成
之日已有餓殍之載路流民四散填滿於村閭田間
半菽與共食之其勢匪久而主客俱困壯者為盜弱
者填壑灼然之理也臣每考前史如張角葛榮之變
何嘗不生於饑饉此誠大可憂而可念者臣居在鄉
曲實不知國家中外儲蓄幾何賑救之策何以則得
其宜何以則可能家活而人濟使億萬生靈永有所

賴也竊想今日廊廟諸臣必皆竭誠盡思靡策不舉以承 聖上憂勤愍恤之至意也臣竊聽於輿論地部所在銀布與豆視前甚優諸司留貨又不為不多誠能善為料理善為支用則不患其無財如諸般身役若其他徭賦前歲許令退捧者如或併徵於今年則豈不為龜背之刮毛乎餘外大小當捧者亦皆量宜早減使州縣知所奉行飢民不至駭散此實汲汲當先之務不宜少緩而只恐有司諸臣各自吝惜使聖上德意有所滯闕而不克普施也惟 殿下摠攬而明察焉獨臣常竊恠我 殿下誠敬寬仁畏天

恤民臨御以來絕無聲色宴遊之娛滿暇荒寧之意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功成治定家國寧謐而十年之間變異饑荒略無寧歲內修既疎外攘無期無以副四方黎庶之望慰學士大夫之心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朱夫子告其君之言曰德之崇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

同春堂先生集
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
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灾而致異至哉言乎誠
願 殿下虚心靜慮試以茲數者反之於身驗之於
事而深自省焉則必有惕然警發之地矣臣竊惟
殿下不幸善疾長在調攝之中其進德修業之功或
有歉於天地之崇廣矣若其灾至而憂事過而懈亦
從古中主之常情臣不敢知 殿下數年之間燕閒
獲護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其果能戒懼修省至誠對
越無少間斷如一日耶此 殿下所宜自知而自省
處也又安知今日之灾殆天所以警動而王成之耶

臣聞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先賢所謂正
其本萬事理者非虛設也誠願 殿下遇此大灾惕
然警懼思大振作思大有為收斂身心夙夜匪懈肅
然如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凜然如深淵薄冰之處其
下使天理純而人欲盡聰明日開志氣日彊質諸神
明而無少愧怍以之策勵羣工共濟國事則疇不克
承疇不丕應庶見堯天舜日廓然清明上帝鬼神收
還威怒何憂乎隣敵何患乎凶歉何慮乎羣黎百姓
未蒙休福乎然而操心持志古人以為天下難事蓋
心之為物出入無時搖動散渙易失而難保必須親

近書冊使此心優游悅豫浸灌於其中以維持而湊泊之日徃月來積漸純固然後庶無走作之患永有安成之效矣臣嘗聞諸長老我宣祖大王當干戈搶攘酬應旁午之日猶日三開筵未嘗少廢此豈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鬪靡以為工者之為哉蓋將求多聞學古訓收心養氣以建事而有獲也其卒能戡定大亂恢復舊物豈無所以而然哉惟我殿下玉候久久安寧開筵講讀隔歲廢闕臣固知聖德已就聖學已成無所藉於講習討論然人心難保如上所云其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又即符

驗昭著於外而天意之順逆人情之向背皆決於此吁其可畏也哉三筵古事雖難卒復於今日如於氣爽之時神安之際或日一或間日召對儒臣畢講心經下冊兼使進讀史書如前歲之為則其於操心持志之功應務時措之宜敬天勤民之道豈不大有所益朱子之銘曰呻吟北窓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甦深味其言則書中自有至樂其在調息之道所補亦非淺鮮惟殿下鑑諒焉臣西日已暮行將就木陳力陳謨俱不可望風憲重地首席尤不可久曠更乞將臣本職及兼帶諸銜亟許鑄改俾臣得於

未死之前安意竢命不勝幸甚

請罪疏

負罪臣宋浚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不幸橫被覆載難容之惡名雖蒙
聖明曲賜諒察早有處分而人臣之義猶不敢晏然
於心力疾起程以為請命有司之計矣行到水原村
舍氣息漸竭更難自力瞻望宸極但有涕淚惟願
早伏刑章以謝國人以為為臣不忠者之戒惟聖
明鑑諒焉臣無任慚恩畏義震灼惶悚之至

再疏

伏以臣以至愚極陋蒙被累朝殊遇寵榮已極涯
分已踰其欲砥礪名行少効涓埃以無傷日月之
明其情豈有窮已而命不身謀事與心違衰病顛頓
公私無補臣之日夕耿耿惟在於此不料兇言罔極
惡名橫加臣心驚魄褫且駭且恠莫測其所以然者
如使臣平昔持身少能見信於人則此言奚宜至哉
臣誠慙懼覓死無路幸蒙聖明曲加諒察拯之不
測之淵置諸平地之上再遣近侍慰諭懇惻臣捧讀
感咽不覺涕泗之橫流歐陽子所謂餘生之命是陛
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

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云者殆臣今日之謂也獨臣之所个然者有之 殿下之平日待微臣者如何臣之所欲忠於 殿下者如何而今老且死未有一分半分之報効畢竟使兇人妖語上黷聖聽煩 殿下軫意疚心申命勞苦臣之比罪何以自贖捫心內省何以自安仰惟 殿下憐臣有素雖不欲論以有司之法亦宜鑄其職名刊之仕版使之還鄉杜門省愆思過以盡餘年實 天地父母生成之澤也臣震薄之餘驚魂未定既不敢搪突於朝右孱疾當寒又不得久滯於旅次瞻望 宸居雪涕

而歸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惶震灼之至

謝賜食物疏

辛亥四月

伏以臣衰病垂死屏伏窮廬遙想春宮嘉禮已成國家萬福維新臣北望頌祝日夕耿耿於中仍念今歲飢凶慘切以至子母相食此實前史之所未聞仰惟聖明宵旰憂勞若何而堪乃於是時念軫帷蓋之舊特有食物之命臣誠惶感慙恐不敢自安旋思此舉實是 聖主所以惠養舊臣施及仁恩者惟當奉承 德意分與鄉黨親戚之飢餓將死者使 聖主深仁厚澤無幽不及無遠不霑亦一盛事也第臣以

至愚極陋蒙被 累朝罔極之恩今年七十行將就
木言不適時策無可用既不得承召赴朝以共休戚
又未能隨事進言少効涓埃徒抱區區死不瞑目用
是慙懼益無所容臣無任感恩知罪惶愧震灼之至

辭職兼陳所懷疏 六月

伏以臣於日者恭奉 聖批責之以同休戚之義申
之以速來救之命臣惶感方深罔知置身之所不意
新命繼下昇以風憲重地仰惟 殿下於臣本末淺
深何所不燭而猶且眷戀勤摯未忍遽棄謂若有無
於朝右者斯誠將伯助予之至意如使臣有一分筋

力可以更出門外一分謀慮可以仰裨 聖謨則臣
何忍見此危急之機而終不為赴命之計哉惟是臣
疾勢危殆負席奄奄如將就盡者今已數月餘矣臣
言若誣神必殛之噫人事到此尚復何言懇乞 聖
慈曲加哀憐將臣本職及兼帶成均館祭酒世子贊
善等任一併鐫削俾臣得以安意歸盡不勝幸甚抑
臣垂死中神思荒茫雖有所欲言者亦不得如意寫
出尤可悲也然終無一言則亦非臣心之所可忍也
請略陳其固陋而 殿下財之也子思之言曰至誠
之道可以前知此蓋據其事未及著理未及顯者言

之故惟至誠者可以前知及其跡形幾動之後則雖庸人劣士亦足以知之臣於前歲辭退之際衰病日益甚心神日益耗非復陽界上人而如其國事之漸誤危亂之將至則猶能灼知而深憂也豈以殿下之聖明有不能龜燭於是而終使今日之事馴至於此其故何也良可痛哭而流涕也國家竭中外之財穀以賑鬻桑之民命自春及夏辛勤至矣而死者甚多至於停賑之後則舉作溝壑之鬼嗚呼尚忍言哉然向來死者猶是流離丐乞之徒而即今土著實戶士夫支屬舉將餓死汲汲遑遑嗷嗷待盡之狀又何

恐以筆札形喻况且壯者相聚為盜行劫於白晝道路行旅亦將難通明火殺掠在在皆然臣竊觀前史如張角葛榮之變何嘗不生於飢餓而終至於亡人之國此尤臣之所大懼也今年雨暘又甚不若種多未播雖播而飢困之民亦未耘鋤連疇並陌滿目荒蕪前頭之憂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在遠外國家賑政凡百措施得宜與否固未之詳也然自春初飢民之所望惟在於朝家速遣御史蓋御史出沒民間詳察物情專心區畫一意濟活必不似方伯之所管多而心意不專於賑事也明矣往在庚子辛丑年間三

南飢荒不及於今歲萬萬而猶且連遣御史其間不無成效故民到于今稱之竊聞今歲朝廷亦議發遣而終始遲留裝而不送使飢民失望賑事多闕謀國者之深慮臣固不可得以測也執此而推之事之當為而不為未盡其道者亦無乃多有之耶臣竊伏聞春初田稅留捧之舉有司之臣無不難之而殿下退却衆議斷自宸衷聖渥所及舍生鼓舞民心大定盜賊少息所以維持鞏固者極非偶然那時倘無此一着國之保有今日亦何可幾也惟殿下觸類焉噫事至於此豈有善圖惟有殿下一心可以上

格下感迓續景命誠願毋循舊套振奮勇作常曰國將亡矣宗社何依如寄足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漏船克盡對越之誠以享天意亟下哀痛之教以慰人心凡係仁愛保恤之政行之惟恐不及明理欲之大分識人民之向背辨一己之公私察羣臣之邪正一意毋怠持久不懈則庶幾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咸與蒙休矣臣受恩深重不敢以言不適時自外復此妄發死罪死罪惟殿下留神而省察焉

辭 召命仍陳戒疏 壬子四月

同春堂集
伏以臣年來衰耗陡欲百病層疊最是咳嗽連續呼
吸急促精神恍惚志慮荒茫似此形勢決非久於斯
世者臣以至庸極陋孱脆又甚而猥荷 累朝不世
之遇行年且迫七十此非臣始望所及惟當怡然就
盡無復遺憾只以無由更瞻 清光復侍 兩筵獲
見 殿下聖敬之日躋春宮學問之成就與觀家國
昇平之慶其不得瞑目者惟在此爾不料茲者 召
命遽降近侍來宣其 絲綸之懇至旨意之隆重實
非庸陋微臣所當得者臣誠惶駭震越覓死無路念
臣病狀如許向來 慈候復常慶溢 宗祊而既不

得趨赴於賀班 聖體彌留連施鍼熯而又不克一
進於起居有臣如臣不如死之久矣今蒙 俯召益
欲奮飛而不可得出處進退之義又何暇論噫嘻臣
從此辭矣臨紙悽咽有淚盈襟而已伏乞 聖明察
臣衰病已不可為憐臣尚有帷蓋之義收回召旨刊
去朝籍將臣本職及兼帶諸銜一併鐫削使臣得以
安意就盡實 天地父母始終生成之澤也抑臣於
此有耿耿者存臣於向歲榻前辭退之時啓言臣雖
退歸田野如聞朝政闕失敢不卽具章奏以陳之
聖明欣然許之茲心炯炯豈敢少忘而數年之間暗

無一語臣之負 殿下多矣然竊自念臣非敢畏縮
含嘿自為身謀也以鄉里屏伏之人輒論朝家之事
或致起鬧似非道理以此草藁而還削者亦屢矣今
適 殿下遭值否運大警動於心既下罪己之教又
求直言別諭且降于臣矣於是焉而終無一言則臣
就木匪遠未死之前更無可言之時臣於是誠負
殿下矣臣雖萬被戮何以為謝曾子之言曰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又安知愚臣將死之言亦或有善而可
採者耶惟 殿下平心和氣而察之臣於前冬伏聞
尹敬教之事 殿下怒太暴聲太厲其間命令之失

當舉措之顛錯有不可以筆札形言者張思叔匹士
也詬詈僕夫伊川先生責之曰何不動心忍性况堂
堂千乘之君可用如此聲氣於臺閣直言之臣乎形
勢所在舉朝風靡阿諛競進憊憊迭作終使 殿下
施之以千古所無之恩例俾彼委蛇盤礴還坐於百
僚之首其為倖相地則至矣其於 聖明重貽千萬
古千萬人譏且笑何哉臣切傷之臣竊記往在己酉
之歲溫泉 行幸之時有臺臣權格者論事截直大
觸 天怒其譴責八字臣隣無不失色識者皆懷嗟
惜 還宮之後臣於榻前反覆陳達前領議政臣鄭

太和亦力言之遂命政院付標而文去之日月之更
人孰不仰至今遠近傳為美譚今敬教之事前後
聖教之發於忿懣不得其正者非止一二如所謂兇
狡禽獸鬼心呼朋引類等教皆臣子之所不忍聞中
外之所共駭懼比之權格所蒙又不翅更加幾層仰
惟 殿下中宵不寐之時穆然深思之際其必有自
悔而思改者况今大澤旁流滌濯瑕垢無幽不及無
遠不至誠願 殿下亟下明旨申命政院依往年權
格例凡 聖教之不中於理者如上數款悉皆付標
以文去快示悔悟之意以謝國人召還敬教復置臺

職以旌直氣以礪風采國家其庶幾乎臣嘗讀唐史
至德宗謂李泌曰人言盧杞奸邪朕則不知泌對曰
此所以為奸邪也臣未嘗不掩卷而歎德宗邪媚之
惑誠可為後王之鑑戒而泌之所對何其切中而有
味也噫今 殿下不但不知而已也臣每以三代聖
王精一之傳望於 殿下而今反駸駸於叔世事此
豈臣平昔所期者也可為痛哭之不足也臣曾於榻
前似若有由影而察形者敢陳先事之戒以為 聖
明於邪正是非之間若不能精察而明辨之日後之
憂何可勝言云云不省 天聰尚或識有也否緣臣

臣等嘗集
此言衆怒如火臣身幾不能自保然古人有言臣言之不効國之福也今臣所言則漸似有効誠非國家之福豈不大可懼哉目今天時人事已至此極國計民憂有不忍以言語形說者九萬茫茫欲問無路天之所廢將不可支耶嗚呼豈其然乎惟我 聖明仁厚之德可質神鬼有 君如此何必深憂區區所恃惟在於此近日恤民之政亦不可謂不至然其間豈無可言者惟是歷觀載籍君德言路實是大體所關為國之道不外於是臣之不及他事惟以此惓惓者豈有他哉嗚呼 殿下一心可以格皇天可以感臣

民而惟人此心出入無時操舍無常存養省察純亦不已實是天下難事古人以君德成就責經筵臣於前後章奏仰陳此意非止一再而年來 法筵一向廢闕雖緣 玉候不豫有不暇及而然而識者之憂悶曷可勝言臣曾於榻前面奏願 殿下先立標準勉學修德日有工程以為貽厥之地以盡君師之責云者蓋并有望於 兩筵其意實甚切至萬一 天衷或賜俯記也否朱子之告其君曰無乃燕閒蠶獲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

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
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
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
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
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
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
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愛養生靈而或未免於歎息
愁怨之聲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
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
朱子此論實有近於今日之事敢以為獻 殿下苟

能一心對越必使天理純而人欲盡以為上格皇天
下感臣民之地則大綱既立萬目自舉上帝鬼神豈
不收還威怒羣黎百姓豈不咸與蒙休乎古人之言
曰殷憂啓聖多難興邦垂死愚臣竊有所望於斯焉
臣神思昏錯語無倫次惟 殿下矜憐而恕諒焉

遺疏

臨絕臣宋浚吉謹泣血告訣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
痼疾雖嬰年齡不至甚老謂於未死之前更覩 天
顏且或少報 兩朝知遇之萬一而今臣不幸疾勢
忽欲頃刻將絕矣噫人事到此尚復何言 天顏將

國恩將不得少報矣世子邸下且不得更覩矣 國恩將不得少報矣世子邸下且不得更拜矣臣誠痛泣死不得瞑目亦復奈何亦復奈何臣之所欲陳戒於 殿下者情悃縷縷不啻千萬而神昏氣乏不得成文字臣尤痛恨亦無可奈臣之平昔期望於 殿下者實不在三代聖王之下而祇今十年之間國事日非朝論日潰天怒於上而凶歉連歲民怨於下而流亡日聞臣誠不知其由仰惟 殿下必自思而得之矣 經筵罕御學問不進本根之地未有所立御下臨政惟以智計為億設令如是而屢中已非孔子之所與况未必中而動輒乖宜者

耶子思子之言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此實千古聖賢相傳旨訣 殿下之所已講而研究者亦無切於此臣願 殿下於此數語益加體驗必誠必敬朝焉夕焉日復一日不懈益虔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事之當為而不容已與不當為而不容不已者無不瞭然於心目之間 經筵自不得不勤御學問自不得不勉進凡諸事為綱舉而目張舊命可續而新慶畢至矣諸葛亮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頽臣每讀至此未嘗不

三復而流涕 殿下聖敬苟能日躋學問苟能日進
則其於羣下之某也賢某也非賢某也忠某也非忠
某也正某也非正必皆罔逃於 天鑑之下矣寧有
貿觀而易施之理乎不然而惟以麤心俗念雜之以
偏私之意黨朋之疑辨其賢否而定其用舍則臣恐
邪正益淆朝著愈亂終至於滅亡而後已也噫 殿
下天資良可惜國事尚可為毋為自棄毋為自侮常
以 先大王礪志奮勇為繼述之圖不勝幸甚臣臨
絕昏憤語無倫次惟 殿下諒其忠而恕其僭焉
草土臣宋炳文血泣哀號謹百拜上言于 主上

殿下伏以臣祖父故議政府左叅贊臣浚吉得病
於壬子四月至于其年十二月而死其間沉綿危
殆為日已久而神氣未昏之前終無一言及於私
事而憂念 聖上之言開口輒發傍人為之感動
至有涕泣者及至臨絕則不能言不能視者數日
故太醫承命來視而亦不得為謝恩含感之語矣
既死之後人之來問者皆謂以爾祖懇懇忠誠而
終不為遺疏何也臣之癡騃莫知所以為對也前
月二十三日臣與諸弟偶閱箱篋忽得病時所佩
小囊其中有手書疏草而不書日月不知何日所

同治庚午年集
草而大槩病已無可奈何後事也臣祖父病既劇
行判中樞府事宋時烈來訣而握手問曰更無為
聖上欲言者乎祖父便作氣而言曰所欲言者
充積於胸中然何敢何敢臣以今思之其病時雖
已構此疏而終不敢上亦不敢使臣而追上者其
意似有所在若然則臣於今日亦不敢冒達而竊
伏念身後 追恩迴出前古死者之榮感於地中
者必無窮已而當時草疏之心終不露於 聖明
之前則其心之悲恨必有所萬倍焉者且在臣情
理不忍使其孤忠血誠終至泯沒而不白故茲敢

冒死投進焉臣實不勝血泣惶恐激切屏營之至

甲寅四月
廿二日投進

同春堂先生文集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六

